章太炎說文解字授課筆記

章太炎　講授
朱希祖　錢玄同　周樹人　記録
陸宗達　章念馳　顧問
王寧主持整理

中華書局

目次

第十二篇下

第十三篇上

第十三篇下

章太炎說文解字授課筆記字頭索引

前言

王寧

這部《章太炎說文解字授課筆記》(以下簡稱《筆記》),是太炎先生一九〇八年四月至九月在日本講授《說文解字》的課堂實録,根據錢玄同、朱希祖、周樹人(魯迅)三人現場所記和事後整理的筆記整合在一起編排。這份《筆記》記録了太炎先生研究《說文》的具體成果,反映了太炎先生創建的以《說文》學爲核心的中國語言文字學的思路與方法,也記載了三位**原记录**者向太炎先生學習《說文》的經歷,是一部中國近現代學術史上難得的原始資料。爲了使更多的讀者瞭解章太炎先生二十世紀初在日本講《說文》的背景,認識太炎先生《說文》學的重大意義,瞭解本書材料的真實性和整理的過程,在本書付梓之時,我們需要作一些必要的說明。

一

章太炎(一八六八—一九三六),初名學乘,改爲炳麟,又曾名絳,字枚叔,太炎本是他的别號,章氏的弟子、後學和仰慕者都以這個别號相稱。十九、二十世紀之交,這位中國思想史、學術史和民主革命史上的巨擘,生活在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覆滅的前夜,世界的進步與中國政治、經濟的腐朽、落後産生了尖鋭的矛盾,與此同時,中華文化也在遭受清王朝的閹割篡改和西化的衝擊而面臨危機。這位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國學家肩負着完成革命和推進國學的雙重任務躍上時代的高峰,他一方面以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和激越的思想站在反對民族壓迫、推翻封建帝制救亡圖存的鬥爭前沿,另一方面又以自己創新的國學思想與實踐站在走向峰巔的乾嘉經學、史學、文學和「小學」的學術制高點上。太炎先生一生的成就十分豐厚,這些成就深刻的思想内涵、鮮明的民族特點和獨創的風格與形式,在近現代歷史上是不

多見的。

太炎先生有着獨特的學習經歷，他少年時代從父親章濬和外祖父朱有虔（左卿）讀書，一八九〇年父親去世後，則到杭州詁經精舍從學術大師俞樾學習經史，其間曾問學於黄以周、孫詒讓、譚獻等樸學家與文學家，在打下乾嘉學術根底的同時，也接受了明末清初乾嘉學派開創者顧炎武反對民族壓迫思想的深刻影響。對太炎先生來説，革命志向與學術探究來自同一根源，在他的頭腦中融爲一體，畢生未能分離。

爲了説明太炎先生一生的活動與著述是將革命與學術融爲一體的，這裏將他一九一一年以前的行年略述如下：太炎先生一九〇〇年反對唐才常「勤王」而與清廷和保皇派決裂，割辮革命。一九〇一年遂赴蘇州，至東吴大學發表關於國學教育的演説；同年發表《正讐滿論》，遭到俞樾反對而作《謝本師》。一九〇二年避難日本，回國后删革《訄書》，同年着手編寫《中國通史》。一九〇三年應蔡元培邀請至上海愛國學社任教；同年撰《駁康有爲論革命書》，爲鄒容的《革命軍》作序，並與鄒容爲《蘇報》事件法庭抗爭。一九〇四年因革命入獄，受盡虐待，卻在獄中閱讀《瑜伽師地論》、《因明入正理論》、《成唯識論》等書籍。一九〇六年出狱赴日本加入同盟會，接任《民報》總編輯與發行人，與孫中山、黄興共商革命方略；同年舉辦國學講習會，作《論語言文字之學》、《論文學》、《論諸子學》等演講，在《民報》發表有關思想道德方面多篇論文。一九〇七在《民報》發表《討滿洲檄》、《中華民國解》等論文；同年撰《新方言》連載於《國粹學報》。一九〇八至一九〇九年揭露清廷僞立憲，發表多篇尖鋭犀利的論文與時評；同時開設講座，講授《説文》及《莊子》、《楚辭》等典籍。一九〇九年繼續在東京講學，撰寫《莊子解詁》、《小學答問》，完成《新方言》；同年撰寫《僞民報檢舉狀》，斥責汪精衛。一九一〇年在東京重建光復會，再次修訂《訄書》；同年在《學林》杂誌上刊登《文始》和《封建考》、《秦政記》、《秦獻記》等一批重要的學術論著，當年還撰寫《齊物論釋》，編定《國故論衡》並在日本出版。一九一一年仍在東京講學，聽説武昌起義消息，停止講學，以中國革命本部名義在東京發佈《中國革命宣言書》和《致滿洲留日學生書》，上海光復後回國。這裏列舉太炎先生辛亥革命以前的活動與著述概況，不能表達其貢獻的萬一，爲的是説明太炎先生一方面爲了偉大而艱巨的革命事業奔走呼號，是鼓吹民族民主革命最猛最力者，取得了反清革命的首席代言人的地位。魯迅先生説他「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評價是不過分的。而另一方面則不停頓地從事

學術研究，產生了許多深刻精湛的創新論著。這兩方面的行動逐年逐月齊頭並進，相互激發，正是太炎先生將革命與學術融爲一體的明證，不僅辛亥革命以前如此，辛亥革命以後，國內的政治形勢更爲複雜，太炎先生經常處於險境，但他一直初衷未改，從來沒有停止學術研究和國學傳播。

革命與學術融合，成就了太炎先生革命活動的特點。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家衆多，太炎先生並非唯一與第一，但他的貢獻十分獨特：作爲一個思想家和學問家，他以史爲鑒，極爲深刻地瞭解中國的國情；他的革命思想不僅着眼在制度的革命，同時在更深的層面上，關注着民族精神的振興和社會文化的變革，對建設中國的新文化和新道德有系統的理論和全面的設想，是文化變革和思想建設的領軍人物。在這方面，沒有第二個人可以和他匹比。

革命與學術融合，也成就了太炎先生學術研究的特點。在新的時代，太炎先生以極大的熱忱爲革命和建設來治經治史，提出了「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民報》第六號）的口號，他深刻地闡述了國學與立國的關係。他說：「吾聞處競爭之世，徒恃國學固不足以立國矣，而吾未聞國學不興而國能自立者也；吾聞有國亡而國學不亡者矣，而吾未聞國學先亡而國仍立者也，故今日國學之無人興起，即將影響於國家之存滅，是不亦視前世爲尤岌岌乎？」（《民報》第七號）他以宏揚國粹、振興民族精神爲己任，曾在《癸卯獄中自記》中自負地寫道：「上天以國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迄于今兹三十有六歲，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惟余亦不任宅其位……至于支那閎碩壯美之學而遂斬其統緒，國故民紀絶于余手，是則余之罪也！」（《文録初編》）這種忘記個人安危、將國學存亡繫於己身的高度的責任感，至今仍使我們深深感動。一九一一年以後，他在西學至上、國學衰微的狂潮中堅守國學陣地，最終的目標是要辨明民族大義，弘揚中華文化，建立愛國信念，培養國民道德。太炎先生的國學研究與傳播，是他從精神層面救國圖强方略的一個重要部分，是與他創建新型民族文化的宏偉目標緊密相連的。

二

太炎先生的學術恢宏博大，涉及面非常廣泛。他博通經史，佔領着國學諸多領域的前沿，同時或精研或涉獵西方的哲學、社會學、宗教學、語言學、天文學、地理學、生物學等科學論著，吸取其中的科學精神和有用的營養。在論及近現代

學術史的許多學科時，都免不了要提到他的名字。但是他的學術最基礎的根底，是國學中的「小學」。

太炎先生的「小學」是乾嘉學術的直接繼承。一九一四年，他修訂《訄書》，更名《檢論》，在《清儒》一篇中，他梳理了乾嘉「小學」家傳承的脈絡。他説：「始故明職方郎崑山顧炎武爲《唐韻正》、《易(音)》、《詩本音》，古韻始明，其後言聲音訓詁者稟焉。」在批評了顧炎武以後的一些學者「草創未精博，時糅雜元明讕言」之後，他又説：「其成學箸系統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吳，一自皖南。吳始惠棟，其學好博而尊聞。皖南始江永、戴震，綜形名，任裁斷，此其所異也。……震生休寧，受學婺原江永，治小學、禮經、算術、輿地皆深通……弟子最知名者金壇段玉裁、高郵王念孫。玉裁爲《六書音韻表》以解《説文》，《説文》明。念孫疏《廣雅》以經傳、諸子轉相證明，諸古書文義詰詘者皆理解。授子引之，爲《經傳釋詞》，明三古辭氣，漢儒所不能理繹，其小學訓詁自魏以來未嘗有也。近世德清俞樾、瑞安孫詒讓皆承念孫之學，樾爲《古書疑義舉例》，辨古人稱名牴牾者，各從條例，使人無所疑眩，尤微至。世多以段、王、俞、孫爲經儒，卒最精者乃在小學，往往得名家支流，非漢世《凡將》《急就》之儕也。凡戴學數家，分析條理，皆参密嚴瑮，上溯古義而斷以己之律令，與蘇州諸學殊矣。」這裏梳理出的乾嘉「小學」發展主線，以顧炎武爲開端，相承的吳、皖兩派，又以皖派傳承爲烈。戴震師承江永，二人均爲太炎先生所崇敬，戴學的傳人中又以段、王成就最高，而俞樾與孫詒讓直接繼承王念孫，時間則居於最後。太炎先生師事俞樾七年，又直接問學於孫詒讓，這種經歷已經從學術淵源上確立了他乾嘉學派殿軍的地位。

太炎先生的「小學」繼承以顧、戴爲代表的乾嘉主流學派，是他自覺的選擇。他選擇這條道路的原因，除了仰慕這個學派的代表人物在學術上取得的極高成就以外，還因爲他們的崇高品德與思想境界是太炎先生十分崇敬的。顧炎武世称亭林先生，是太炎先生從幼時就緊緊追隨的人物。亭林原名絳，太炎先生也曾自名爲絳，他號爲「太炎」，也與亭林的大名「炎武」有關。顧炎武爲明末人士，立志排滿，不仕清廷。他的治學目的在明道救世，治學精神是實事求是，治學方法主張立根基、重創獲。他樹起「經學」大旗，就是要用「小學」和經學來保護民族意識，以達到警醒國人，排滿抗清，反對民族壓迫，抵制文化專制的目的。他强調做學問必須先立人格，提倡「禮義廉恥，是謂四維」，以爲「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些高貴的品德都爲太炎先生全面繼承、終身不渝。戴氏之師江慎修深知民族大義，淡於功名利禄，授徒數十年，不仕清朝，正與太炎先生的志向一致。戴震更是清代傑出的思想家，他治學志在聞道，有着强烈的經世色彩，既重廣博又以

追求精專爲最高目標，注重漢學師承又鋭意創新，在考據的基礎上闡發義理，形成獨特的學術風格，這些都在太炎先生學術發展的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記。其實，自晚清以來，乾嘉學派初期那種帶着明確的愛國思想和民族精神的經學、「小學」研究，已經較少見到；迫於清廷文字獄的壓力，埋頭梳爬故訓、「爲考據而考據」而不問是非的學人漸漸增多，僅靠權勢附庸風雅的半官半學的編纂也擠進學壇，甚至迎合統治者毁藏篡改典籍的不義文徒也不乏其人。太炎先生越過當代的低谷而遷於喬木，在他身上體現出來的學術研究與愛國思想相結合的精神，正是直接銜接着顧炎武、戴震等乾嘉主流學派高峰時期的治學特點的。在這種背景下，太炎先生「謝本師」的舉動，是不難理解的。

太炎先生「小學」上的成就不是僅僅承襲前人，而在接受了時代精神的陶冶，經歷了深入縝密的思考，吸收了西方科學思想後，有大量的創新和突破。他把附庸於經學的舊「小學」改造爲獨立的中國語言文字學；他繼承了中國古代樸素的辯證方法論，關注事物的聯繫，擺脱了繁瑣的微觀考據，並吸收了邏輯學的推理方法，體會到「學術無大小，所貴在成條貫」的道理。他深化了古人「因聲求義」的傳統方法，開創了建立在音義系統基礎上的漢語詞源學……他是踏着前人腳印走出前人地域而超越前人終點的學術巨人。

三

太炎先生的「小學」又是以《説文》學爲基礎的。根據太炎先生的自定年譜，他一八八四年十七歲時初讀《説文》，十八歲「知不明訓詁不能治《史》、《漢》」，開始讀段玉裁《説文解字注》和郝懿行《爾雅義疏》，懂得運用《説文》、《爾雅》以説經。一八九〇年入詁經精舍後，寫下大量的課藝，例如《膏蘭室札記》三卷、《詁經札記》、《春秋左傳讀》等，都是當時的成果。這些考據文章雖然只是當時的作業，太炎先生生前一直認爲僅僅是「略識微言」、「隨順舊義」、「時時改文立訓」而「自覺非當」，一直不肯正式刊行，也從未收入他自己的論著，這些課藝都是他去世後才收入全集的；但細讀起來，已經可以看出他運用《説文》和《爾雅》解决經史問題用心之良苦。三十歲以後，太炎先生的《説文》研究漸漸深入，他在認真學習繼承乾嘉「小學」之後，捨棄了乾嘉舊路，對《説文》比合全文，窮盡繫聯，追根溯源，採用了超越前人的系統方法，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

代表太炎先生《説文》學最高成就、比較集中體現他的學術理念的，是他的三部代表作：《文始》、《新方言》和《小學答問》。他曾經宣告自己寫作三部語言文字學代表作的動機説：「余以寡昧，屬兹衰亂，悼古義之淪喪，愍民言之未理，故作《文始》以明語原；次《小學答問》以見本字；述《新方言》以一萌俗。」（《**国故论衡**·小學略説》）——「明語原」、「見本字」與「一萌俗」，充分體現了太炎先生用語言文字統一民衆思想、激發愛國熱情的强烈願望，而這三部著作，都是在《説文》基礎上寫成的。

太炎先生的《説文》學，有四個重要的特點，由於《説文》學即是太炎先生語言文字學的核心，所以這四個特點也就是太炎先生語言文字學的特點：

第一，民族的。太炎先生雖然也吸收了西學的一些科學的方法，但他清醒地認爲，語言文字有獨特的民族性，研究語言文字不可一味追隨域外。他説：「中國之小學及歷史，此二者，中國獨有之學，非共同之學。」他又説：「凡在心在物之學，體自周圓，無間方國，獨于言文、歷史，其體自方，自以己國爲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自述学术次第**》）正因爲語言文字和社會歷史帶有鮮明的民族特點，它才能起到「激動種性」的作用。也正因爲語言文字和歷史是具有民族特性的，語言文字學和歷史學才必須在自己本國創建，用中國特有之方法。「飴豉酒酪，其味不同而皆可於口，今中國不可以委心遠西，猶遠西之不可委心中國也。」（《國故論衡·原學》）

第二，語言的。早期中國傳統「小學」注重形體，本質上是「字本位」的，所以古代没有典型的語言學，只有從「小學」生發出的文字學。太炎先生受到乾嘉學者音韻學的影響，又受到西方古典語言學的啓發，認識到音韻訓詁本爲一體，也就是説，詞語的意義首先是與聲音結合，然後才與形體結合，音義系統是第一性的，形義系統是第二性的。因此，他從重視形體的表層研究深化到以聲音爲線索的深層研究。他在敍述自己學術理念轉變的過程時明確説：「三十以後有著書之意……及亡命東瀛，行篋惟《古經解彙函》、《小學彙函》二書。客居寥寂，日披大徐《説文》，久之，覺段、桂、王、朱見俱未諦。適錢夏、黄侃、汪東輩相聚問學，遂成《小學答問》一卷。又以爲學問之道不當但求文字，文字用表語言，當進而求之語言；語言有所起，人、仁，天、顛，義率有緣，由此尋索，覺語言統系秩然。」學術理念轉變後，太炎先生進一步尋找統帥這個語言統系的操作方法。「轉注假借」的概念給了他一個抓手。他進一步明確：「余治小學，不欲爲王菉友輩滯於形

體將流爲《字學舉隅》之陋也。顧、江、戴、段、王、孔音韻之學，好之甚深，終以戴、孔爲主。明本字、辨雙聲則取諸錢曉徵。既通其理，亦猶所歉然。在東閒暇，嘗取二徐原本讀十餘過，乃知戴、段而言轉注猶有泛濫，繇專取同訓，不顧聲音之異。於是類其音訓，凡說解大同而又同韻或雙聲得轉者，則歸之於轉注。假借亦非同音通用，正小徐所謂引申之義也。」（《自述學術次第》）

第三，歷史的。在利用聲音探求語言的過程中，太炎先生已經認識到「語言有所起」、「義率有緣」而「統系秩然」，就必然要去進一步追究這個有秩序的統系究竟是怎樣的狀態。在深究這個問題時，他認識到積澱在《說文》中的九千多字代表的詞語，並不是共時的產物，而是歷時孳乳的結果。他說：「轉復審念，古字至少，而後代孳乳爲九千，唐宋以來，字至二三萬矣，自非域外之語，字雖轉繁，其語必有所根本。蓋義相引申者，由其近似之**声**，轉成一語，轉造一字，此語言文字自然之則也。」（《自述學術次第》）在這個理念的指引下，他設計了「語根」的概念，訂立了「孳乳」、「變異」兩大條例，以聲音爲線索，撰成了《文始》一書，其目的是想尋求積聚在表層平面上的由漢字負載的詞語深層的歷史發展脈絡。《文始》是漢語詞源學的初創之作，雖從微觀的字詞關係考察，頗多疑義，顯然不很成熟，但太炎先生旨在將《說文》平面的形義系統重組爲歷史的音義系統的理念，實在是難得的創新，他爲傳統「小學」向現代科學的歷史語言學發展，開拓出一條嶄新的道路，也爲《說文》學走向現代邁出了極有意義的一步。

第四，理論的。太炎先生在發展《說文》學的過程中，突破了清代末流學者繁瑣的考據，以追求「所以然」的科學精神，把中國語言文字學引向理論的探討。他繼承「小學」重視第一手材料的求實作風，善於從大量語言文字材料中歸納條例，但也多次表明要明其條例，貫其會通，要其義理，探其根本。這是他的語言文字學能够較好地與現代語言學接軌的重要原因。

四

一九〇三年，太炎先生因宣傳革命、發表反滿言論被捕，清外務部會同各國公使判章太炎與鄒容監禁三年。兩人在獄中受到虐待，不屈不撓，絕食抗議。一九〇五年，鄒容慘死獄中。一九〇六年，太炎先生出獄，在同盟會的保護下東渡

日本避難，並從事革命活動。與革命活動同時，太炎先生多次舉辦國學講習班，一九〇八年四月至九月，太炎先生在給留學生開設國學講座之餘，又爲朱希祖、錢夏（玄同）、周樹人（魯迅）、周作人、龔寶銓、許壽裳、朱宗莱、錢家治等人單獨開設一班，專門講授《説文》。本書整理的《筆記》，就是這幾次講授的記录。

關於一九〇八年太炎先生東京講習《説文》的内容與課堂情形，當事人或撰文回憶，或有日記傳世。這裏將可以收集到的資料加以引述：

錢玄同在《我對於周豫才君之追憶與略評》文中曾提及這次講座説：「民元前四年，我與豫才都在日本東京留學。我與幾個朋友請先師章太炎（炳麟）先生講語言文字之學（音韻、《説文》），借日本的大成中學裏一間教室開講。過了些日子，同門龔未生（寶銓，先師之長婿）君與先師商談，説有會稽周氏兄弟及其友數人要來聽講，但希望另設一班，先師允許即在其寓所開講。（先師寓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報社中，《民報》爲孫中山先生所主办，即「同盟會」之機關報也。）豫才即與其弟啓明（作人）、許季茀（壽裳）、錢均甫（家治）諸君同去聽講，我亦與未生、朱蓬仙（宗莱）、朱逖先（希祖）諸君再去聽講。周氏兄弟那時正譯《域外小説集》，志在灌輸俄羅斯、波蘭等國之崇高的人道主義，以藥我國人卑劣、陰險、自私等齷齪心理。他們的思想超卓，文章淵懿，取材嚴謹，翻譯忠實，故造句選辭，十分矜慎；然猶不自滿足，欲從先師瞭解故訓，以期用字妥帖。所以《域外小説集》不僅文筆雅馴，且多古言古字，與林紓所譯之小説絶異。同時他在《河南》雜誌中做過幾篇文章，我現在記得的有《文化偏至論》、《破惡聲論》、《摩羅詩力説》等篇，斥那時淺薄新黨之俗論，極多勝義。我那時雖已與他相識，但僅於每星期在先師處晤面一次而已，没有談過多少話。」

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一書中，追記「從章先生學」的情況時説：「章先生出獄以後，東渡日本，一面爲《民報》撰文，一面爲青年講學，其講學之地，是在大成中學裏一間教室。我和魯迅極願往聽，而苦與學課時間相衝突，因托龔未生（名寶銓）轉達，希望另設一班，蒙先生慨然允許。地址就在先生的寓所——牛込區二丁目八番地民報社，每星期日清晨，我們前往受業，在一間陋室之内，師生環繞一張矮矮的小桌，席地而坐。先生講段氏《説文解字注》、郝氏《爾雅義疏》等，神解聰察，精力過人，逐字講解，滔滔不絶，或則闡明語原，或則推見本字，或則旁證以各處方言。自八時至正午，歷四小時毫無休息，真所謂誨人不倦。」又説：「章先生講書這樣活潑，所以新誼創見，層出不窮。就是有時隨便談天，也復

詼諧問作，妙語解頤。其《新方言》及《小學答問》兩書，都是課餘寫成的，其體大思精的《文始》，初稿也起於此時。我們同班聽講的，是朱蓬仙（名宗萊）、龔未生、錢玄同（夏）、朱逷先（希祖）、周豫才（樹人，即魯迅）、周起孟（作人）、錢均夫（家治）和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來聽講的。聽講時，以逷先筆記爲最勤；談天時以玄同説話爲最多，而且在席上爬來爬去。所以魯迅給玄同的綽號曰『爬來爬去』。魯迅聽講，極少發言，只有一次，因爲章先生問及文學的定義如何，魯迅答道：『文學和學説不同，學説所以啓人思，文學所以增人感。』先生聽了説：『這樣分法雖較勝於前人，然仍有不當。郭璞的《江賦》，木華的《海賦》，何嘗能動人哀樂呢。』魯迅默然不服，退而和我説：『先生詮釋文學，範圍過於寬泛，把有句讀的和無句讀的悉數歸入文學。其實文字與文學固當有分別的，《江賦》、《海賦》之類，辭雖奥博，而其文學價值就很難説。』這可見魯迅治學『愛吾師尤愛真理』的態度！」

周作人《知堂回想録》説起聽課情況：「一間八席的房子，當中放了一張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學生圍着三面聽，用的書是《説文解字》，一個字一個字的講上去，有的沿用舊説，有的發揮新義，乾燥的材料卻運用説來很有趣味。」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朱希祖日記》第二册記「明治四十一年」（一九〇八年）事，逐次記載了這年講《説文》的進度，最爲詳盡：

「四月四日：下午，至清風亭，請章先生講段注《説文》，先講《六書音韻表》，爲立古合音之旁轉、對轉、雙聲諸例」；
「四月八日：聆章先生講《説文》序，先生之讲转注、假借，与许稍異，因舉例数多」；
「四月十一日：聆講《説文》，講至五篇部首完」；
「四月十五日：聆講《説文》自木部至象部之部首」；
「四月十八日：聆講《説文》部首完，講至王部」；
「四月二十二日：聆講《説文》」；
「四月二十五日：聆講《説文》艸部，講完」；
「四月二十九日：聆講《説文》」；
「五月二日：聆講《説文》」；

「五月六日：聆講《説文》」；
「五月九日：聆講《説文》至四篇之眉部」；
「五月十三日：聆講《説文》」；
「五月十六日：聆講《説文》」；
「五月二十日：聆講《説文》至五篇上」；
「五月二十三日：聆講《説文》至六篇」；
「五月二十七日：聆講《説文》」；
「六月三、六、十、二十日：聆講《説文》」；
「七月一日：聆講《説文》」；
「七月十一日：講音韻（上午），下午講《説文》」；
「七月十六、十八日：聆講《説文》」；
「七月二十五日：聆講《説文》，至亥部完**毕**」；（在神田大成中學）
「七月二十八日：**至太炎先生寓，重上《说文》，自一部讲起**」；
「七月三十一日：上午上《説文》」；（在神田大成中學）
「九月二十三日：新制《説文》部首均語」；
「九月二十七日：聆講《説文》」。（在民報社先生寓所）

黄季剛先生是太炎先生《説文》學的直接繼承人，而且終身追隨太炎先生研究「小學」，並有《説文同文》補足《文始》，以《蕲春語》回應《新方言》，也是太炎先生在東京講《説文》的受業者。他在《太炎先生行事記》（《制言》第三十一期）評述了太炎先生講授國學的動因和目的：「日本政府受言於清庭，假事封民報館，禁報不得刊鬻。先生與日本政府訟，數月，卒不得勝，遂退居，教授諸遊學者以國學。睹國事愈壞，黨人無遠略，則大憤，思適印度爲浮屠，資斧困絶，不能行。寓廬至數月不舉火，日以百**钱**市麥餅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困阨如此，而德操彌**厉**。其授人國學也，以謂國不幸衰亡，

學術不絕，民猶有所觀感，庶幾收碩果之效，有復陽之望。故勤勤懇懇，不憚其勞，弟子至數百人。」

當年在東京聽太炎先生講《説文》的學生有百數十人之多，最重要的是民報社特别班的幾位。許壽裳記道：「同班聽講者是朱宗萊、龔寶銓、錢玄同、朱希祖、周樹人、周作人、錢家治與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來聽講的。其他同門尚甚衆，如黄侃、汪東、馬裕藻、沈兼士等，不備舉。」（許壽裳《章炳麟》）太炎先生這些弟子，不論是新學派還是國故派，後來多成爲大家。太炎先生對這批弟子有如下評價：「弟子成就者，蘄黄侃季剛、歸安錢夏季中、海鹽朱希祖逖先。季剛、季中皆明小學，季剛尤善音韻文辭；逖先博覽，能知條理。其他修士甚衆，不備書也。」（《太炎先生自定年譜》）

以上幾家所記太炎先生在東京講《説文》的時間、地點、主要聽衆與當時情形，大致相同，一百年前這件中國學術史上的大事，得以存其真相。這些記載，對我們此次整理《筆記》，也有極大的參考價值。

五

本書用來整理筆記時，見到的原始材料共有四家八種。計朱希祖的筆記三套，第一套二百二十三頁，第二套二百二十七頁，第三套三十五頁。錢玄同的筆記兩套，第一套三百三十六頁，第二套七十七頁。魯迅的筆記二套，第一套十六頁，第二套二十七頁。許壽裳的筆記一套，一百六十二頁。整理時，我們只用了前面三家七種。許壽裳筆記一套，藏北京魯迅博物館，有《説文轉注考》七頁，《説文部首》六頁，正文一篇上至十四篇下一百四十九頁，共六册。許氏在《紀念先師太炎先生》明言他只是參加了《民報》班聽講，並説：「我聽講時間既短，所得又極微，次年三月，便因事而告歸耳。」這套筆記抄寫極爲工整清晰，篇目雖全，總量卻很少，内容只撮其大要，且多與朱希祖第一套筆記一致，顯然是後來轉抄摘録的第二手材料；加之未能徵得捐贈者的同意，故整理時未加採用。

錢玄同筆記兩套，第一套十一册，各册封面依次署有「東潛、胡雅、⿱穴執民、錢怡、錢潛」等名（均爲其又名或筆名）。這套筆記字迹前後統一，出錢玄同手無疑。第一册首記音韻知識，再記部首講解，正文起於第二册，依《説文》篇序分册，從《一篇上·一部·一字》至《十四篇下·亥部·亥字》，十分完整，五百四十部首依次標入正文中，每字下先出《説文》原訓，第一册開始幾頁用工筆小楷抄得十分清晰，後漸變得潦草，抄定後又有别種筆迹添補内容，有濃墨補、淡墨補、硬筆别種

字體補（前兩册僅有的少數硬筆補非玄同筆迹，疑是後人所補）。凡此種種，可看出錢氏這套筆記不是原始記録，而是參照他人筆記整理重抄過的。錢玄同筆記會抄過的其他人條目計有朱（希祖）、龔（寶銓）、錢（家治）等數家，二篇「嘖」字後列四種不同記録，最後寫上自己的原始記録，並按曰：「四人所記無一同者，並録俟質。」可見錢氏至少借過三家筆記來彙抄整理，加他自己筆記便有五家。錢氏一九〇八年二十二歲，年輕好動，多疑問，好爭執，課中他是向太炎先生提問最多的一個，筆記中有數百個表示對太炎先生所講不解或不同意的問號，還有一些玩笑式的旁記，例如「莫明其妙」、「俟質」、「可疑」、「不明白」等。最後又用空體大書「完工大吉」四字。從各册署名或同或異看，這套筆記整理的過程較長，三篇上「對」字下按：「檢《小學答問》。」《小學答問》寫成於一九〇九年，出版更遲，亦可見他整理的時段至少包括聽講的次年。第二套筆記共兩册，**从**《七卷上・日部・早字》開始，至《十四卷下・酉部・醇字》**终**，涵蓋了**《说文》**後半部份的內容，因其筆**迹与第一套差别较大，我们最初以为是另一人的笔录，经钱秉雄先生确认后，才肯定仍为钱玄同的**。

錢玄同這**兩**套筆記的複印稿，與此次整理的動因直接相關。一九八六年四月在杭州召開紀念章太炎先生逝世五十周年學術研討會後，太炎先生之孫章念馳先生面見穎明師時首次提及這份複印件，當時他準備將此稿編入《章太炎全集》，因系課堂筆記，難以處理，希望我們先行整理，單獨出版後再行收入。穎明師囑我與念馳先生聯繫。**但因太炎先生遺稿尚需详细清理，念驰先生未能马上将这部份**複印稿**交给我们**，不幸穎明師於一九八七年即因病入院，並**于一九八八年元月逝世，始终未能亲自指导「笔记」的整理工作**。先生去世後，諸事未遑處理，直到一九九〇年，念馳先生才託别人將複印稿轉交給我。爲了弄清錢玄同筆記中的諸多問題，一九九三年經念馳先生介紹，我們由錢秉雄先生處借到筆記原件，本書錢玄同部分即根據複印件並核對原件整理。

魯迅所存筆記共兩種，一種藏紹興魯迅紀念館，卷端有「一九〇八年在東京民報社聽章太炎先生講《説文》時之筆記二種」，不是魯迅手迹，應爲後人標注。但紹興所藏只有一種原稿，較短，題爲《説文解字札記》，從《一篇上・一部・一字》至《一篇下・艸部・蒿字》，抄寫規整清晰，顯然是整理過的。另一種藏中國國家圖書館，題爲「説文解字」，從《一篇下・中部・屯字》至《三篇下・卜部・貞字》，抄寫也較清晰，不象原始筆記，也是整理過的；但天頭上眉批甚多，系轉抄他人筆記以補自己所缺。魯迅素嚴謹，行文簡約，**根据周作人的回忆，鲁迅曾借龚未生（宝铨）的笔记抄录《鲁迅的故**

家》。此外，前一種附有兩頁散頁，工整抄録「象形、形聲、轉注、假借」的講解，內容与朱希祖第一套所記録完全一樣。許壽裳明記魯迅没有聽大成中學第一遍講授，可證魯迅还會借抄了朱希祖的部分筆記。從現有筆記看，魯迅尚有原始筆記，但未能發現。魯迅的兩種筆記，一九八六年四月在杭州召開紀念章太炎先生逝世五十周年學術研討會時，章念馳先生合此二種筆記影印紀念本二百册，供內部參考。本書整理時徵得念馳先生同意，就依據這個影印本。

進入整理的七種材料，以朱希祖(字逖先，又作逷先)的三套筆記最爲詳盡。根據多種資料記載，朱氏從太炎先生受《説文》最爲勤奮，太炎先生誇他「博覽，能知條理」，師兄弟們公認他「筆記最勤」。他作了三套《説文筆記》，無參照他人的迹象，也無後來補改的墨迹，確屬當場所記的原始記録。第一套筆記四册，前有部首講解，中間夾轉注、假借等知識的講解，正文從《一篇上·一部·元字》至《十四篇下·酉部·尊字》，十分完整。《朱希祖日記》記一九〇八年四月四日始聽講《説文》，到七月二十五日「下午，至大成學校聆講《説文》，至亥部完毕」，應是他第一套筆記四册所記之內容。第二套筆記標明「二之一」至「二之五」，共五册，中間夾有他讀其他人《説文》著作的讀書筆記，正文從《一篇上·一部·一字》至《十四篇下·亥部·亥字》，也十分完整。細察其所記內容，有第一套缺記和所記不全的，還有太炎先生講法改變了的，完全與第一套重復的不多。《朱希祖日記》一九〇八年七月二十八日「上午，至太炎先生寓，重上《説文》，自一部講起」，至九月二十三日「下午，上《爾雅》及新制《説文》部首均語」，這期間太炎先生所講，應是朱氏第二套筆記五册所記內容。第三套筆記只存一册，封面題爲「説文札记，第三次第一册，逷先」，內容自《四篇上·目部》至《六篇下·囗部·圂字」，《朱希祖日記》僅九月二十七日記「下午，至民報社聆講《説文》」一條，可見因他已聽完兩遍，全面記録兩次，第三次去民報班所聽所記甚少，自標「第一册」從四篇上記起，到六篇下未完，後面完全可能因他留學早稻田大學後又有别的課業而未能聽完。綜觀朱氏三套筆記，因是原始紀録，故最忠實於太炎先生講解，其中缺記、語意未詳處也較他人筆記为多，這是當堂聽記必有的特點，反映了記録者自身聽講和記録的狀態以及課堂的實況。這三套筆記後轉入錢玄同家，「文革」中由錢秉雄先生交北京魯迅博物館，保留完好。我們在整理筆記時得到魯迅博物館的大力支持，徵得了捐贈者的同意，得到全部的複印稿，遂將這三種筆記編入。

爲了讓讀者瞭解本書整理的第一手材料，書中選擇了一些原稿影印，從這些原稿的影印件中，讀者可以更直接的

看到筆記記録者工作的狀態和他們優美的書法，知情者也可判斷我們上述的介紹是否合乎事實。

《筆記》是一份寶貴的資料。它的意義起碼有三個方面：最直接的，它是研究太炎先生《説文》學從而研究章氏思想與學術的重要資源；太炎先生「小學」的三大代表作的原始資料，很多可以從《筆記》中見到；太炎先生治小學創新的思路和理念，《筆記》也有充分的反映；同時，太炎先生在革命的緊要關頭、自己的危難時期於異國進行國學傳播的舉動，又一次證明了他把革命和學術融爲一體的卓絶思想。其次，《筆記》也是研究新文化運動史的重要資料，在東京聽太炎先生講座並認真保留筆記的，大多是新文化運動中的主將或前衛人物，其中有些人後來站在反對舊學的前沿，但他們對太炎先生的尊重和學習「小學」的熱情説明，文化的傳承是有延續性的，是難以用口號和激烈的行**动**沖斷的；《筆記》還反映了記録者鮮明的個性和學養，對研究歷史人物也有很多可參考之處。第三，《筆記》是太炎先生從時代的需要出發，以發展和創新的精神將革命和學術融爲一體的具體實踐，即使在今天，這一實踐還有現實意義：一方面，它告訴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棄繼承，問題在於用什麼態度和選擇何種内容去繼承，這一點，給我們在新時代研究和傳播國學許多珍貴的啓示；另一方面，《筆記》也給後學提供了一個繼承與創新的範例，向我們提出了在繼承基礎上發展中國語言文字學的重要意義，它告訴我們，放棄自己的文化走全盤西化的道路，是無法建立自己的新文化的，我們需要深入瞭解自己的語言文字學的傳統。《筆記》中對《説文》的一些微觀解釋雖然也有可商榷之處，但是其中研究《説文》的思路和方法，需要我們細細去體會。

六

《筆記》的整理是一個艱苦而漫長的過程。一九九〇年我拿到錢玄同筆記的複印件和魯迅筆記的影印本，仔細閲讀了原稿。整理《筆記》是潁明師的遺願，又受到章黄後人的重托，更加之對太炎先生的崇敬，我不敢有絲毫的懈怠。《筆記》是課堂實録，記録者雖然認真整理，但錢玄同筆記中衆多的符號説明，他並没有公開出版這些記録的打算。魯迅的筆記爲數很少，不足以與錢玄同筆記核對。如何整理才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太炎先生這次講解《説文》的原貌和全貌，成爲我當時思考的中心問題。感謝一位魯迅博物館的年輕同志（由於年代久遠，一時找不到當時的記録，我無法提供他的

名字），他向我提供了魯迅博物館藏有朱希祖筆記的信息。師弟謝棟元和我一起找到了時任魯博館長的陳漱渝教授，同時找到魯博副館長王得厚師兄，他們對這項整理工作給予了極大的支持，並提供了朱希祖筆記的複印件，還提供了錢秉雄先生的地址。許壽裳的筆記也是在那裏看到的。没有想到朱希祖的筆記共有三次，而且非常完整，這使我萌發了一種體例的設計方案：將數人多次筆記完全按原樣照録，按條目排在一起，既保持整理者的原始工作狀態，又能使記録通過相互參照與太炎先生所講最大限度契合。在經過試作後，定下了這個體例，並寫出了詳細的凡例。

三家七種筆記情況複雜，大體順序和内容雖近，但具體的體例、行文、語序、詳略、字體不但因人而異，而且因次而異，加上文無標點，筆記字迹潦草，有的則年久褪墨難認，要把它整理清楚確非易事。一九九二年，我請當年在我這裏做訪問學者的萬獻初先將五種筆記分别抄録（**魯迅两种整理清楚，无须再行抄录**），再按體例分條重抄，獻初在抄寫時十分盡力，我每周一次到他宿舍去看稿，七種稿子平鋪，還要一條一條對起來，桌上、牀上、地上都堆滿了稿子，這第二遍抄寫讓他喫了大苦頭。兩位從我學習的博士李國英、李運富加上我，三人流水作業，連校五次。當時的電腦嚴重缺字，無法印刷。我們請抄寫書稿十分有經驗的梁天俊先生負責抄寫。梁先生是穎明師輔仁大學的學生，除了硬筆書法得過大獎外，還有很好的國學功底。由於筆記篆隸楷夾用，繁體字、異體字、出於分析字理的半個字很多，又經不同的人多次校對，校條重疊，梁先生不但一一分辨，在抄寫時又對照原稿，改正了不少錯漏，等於直接參加了我們的整理工作。梁先生在初稿抄寫中，每抄一部分，就複印送到北師大再次由李運富博士複校，運富也是整理書稿出力極多的。爲了保證整理工作儘量減少錯誤，出版前，學科點的幾位博士卜師霞、凌麗君、陳曉强、石勇、孟琢再次用流水作業的辦法對照五種原稿逐條仔細複校一遍，請梁天俊先生最後修改，才交付出版。

這裏還要特别感謝錢秉雄先生，他不但熱情而信任地把錢玄同筆記原稿交給我們，而且負責地回答了我們的很多問題。他知道我們的整理工作没有經費，從來没有提出任何關於報酬的要求。但我們自己非常過意不去，希望對他有微薄的酬謝。這裏要特别感謝高校古委會安平秋教授和各位項目評委，爲了這項整理實在難以回避的支出，我向高校古委會申請了很少的經費。其實，整理章太炎先生的著作不能稱作古籍整理，這一點，我們心裏是清楚的；但當我致信安平秋教授説明情況時，古委會通過正式評審，批給這個項目八千元經費。這些年，我一直爲這種同行的理解和雪中送炭

十分感動。然而遺憾的是，當我們再次與錢秉雄先生聯繫時，他已經搬家，打聽到他馬甸橋的新址，我們趕忙送還所借原稿同時送去微薄的酬謝時，不幸他已於幾天前因心臟病突發去世。這位名人的後代倆夫婦一生在中學從事教育工作，他們的樸素無華和無私精神**为**我們**永久怀**念。**《笔记》整理时，未得与朱希祖先生后代联**繫。**此次出版前，在得知本书将要出版时，朱元春女士**（**朱希祖先生孙女**）**主动和我们联**繫，**他们为将这珍贵的遗稿奉献给社会表示热情支持，这些都令我们十分感动**。

稿件的出版並不順利，拖了整整十年，還要感謝俞國林**编辑**的努力，得以在中華書局正式出版。整理工作雖盡了力，但仍然不敢說没有錯漏，請內行和讀者批評。今年是太炎先生誕生一百四十周年，**距太炎先生在日本讲《说文》也已经整整一百年了**，《筆記》的出版算是我們對這位十分崇敬的國學大師的一種深切的緬懷吧！

一九九八年四月初稿
二〇〇八年十月改定

凡例

一、本書為章太炎先生一九〇八年在日本講授《說文解字》時學生們所作的筆記輯錄。計有朱希祖的筆記三套、錢玄同的筆記兩套、周樹人（魯迅）的筆記兩套。各套內容均按原稿整理，以便使讀者互相參照，求得章氏講授原意。

二、為區別各套筆記，每一字頭下分別標以「朱一」、「朱二」、「朱三」、「錢一」、「錢二」、「周一」、「周二」。排列的次序朱希祖三套按記錄時間先後為次；錢玄同兩套無法考定記錄時間，則以完整的一套放在前面；周樹人兩套以始於「一」的一套放在前面。

三、章氏講解《說文解字》以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為主要教本，同時參考徐鉉本，故本書的字頭排列大致按段注順序，個別次序異於段注者如係記錄者之誤，均校正之；如係講授者原意，悉按原稿並加注釋予以說明。兩個以上的字併釋者，悉依原稿數字頭併出。

四、筆記原稿豎行書寫，字頭多為隸定字，雜有篆文，或隸定形、篆體併出。本書除用隸定形作字頭外，在隸定形上均補出篆字，篆字字形悉按段注本，個別異於段注本的，如係記錄者之誤，均校正之；如係講授者因故改用徐鉉本字形，則依原稿並加注釋予以說明。

五、因方言之故，各家筆記所注直音多有不一致者，本書一律從原文，不加訂正。

六、原筆記用字紛紜，本書整理時，凡敘述語，均採用通行的繁體字；凡直接引語，用字均按通行版本；凡字頭所用之隸定字與釋形所用之字，一律用原形。

七、原筆記或無標點，或用空格斷句，或用朱墨、黑墨點斷，本書一律採用新式標點。

八、以下符號為原筆記所有。依錢玄同所作《符號釋義》，或推考其意義，應分別是：

〇　置於右側。各家均以為着重號；

8 置於右側。各家均以為特別着重號；

‖ 各家均以為「某當作某」；

⊙ 置於右側。錢氏用以標識正字；

△ 置於右側。錢氏用以標識俗字；

︵︶括號中為對正文的補充、說明與夾注；

？ 錢氏用以標識記録者於此處有疑問。

九、以下符號為整理者所設，其含義分別是：

〈〉衍文，括號内字應删除；

［］脱文，括號内字應補入；

□ 字跡不清，疑有一字脱漏，不能補入；

⧅ 字跡不清，疑有多字脱漏。

【】置於右側，標音。

「」内置中文數字，為注釋序號。

○ 筆記的尾批、旁批與正文無直接關係的，均置於此號之後。

十、本書所作注釋，均就整理中的問題加以說明以示讀者，不對章氏所講之内容本身作任何解釋。

部首[一]

丵　丵　錢一　族類之族正當作丵。《説文》云：「丵，叢生艸也。」引申即為丵類之誼。族者，矢鏠也（俗借用鏃字，鏃之本誼訓利也）。又一簇（集合之意）之簇，俗字也，正字亦當作丵。

舁　舁　錢一　凡輿猳、輿轎、輿人、輿尸、輿論之輿字，正字皆當作舁。《説文》云：「舁，共舉也。」

丮　丮　錢一　戟手之戟，正當作丮。

史　史　錢一　史上从中。中，古作中，即册字之渻文。《國語》「左執鬼中」，《禮記·禮器》「升中于天」，《周禮·秋官·小司寇》「登中于天府」，《論語·子張》「允執厥中」，諸「中」字皆册也。又漢有「治中」之官（即秘書官），治中者，亦治册也。○治中即今「主簿」。

聿　聿　錢一　事業、基業之業，皆當作聿。「聿，手之疌巧也。尼輒切。」事業、基業皆起自手，故當用聿。業，大板也。肆業字當用此（肆業即肆板也）。○聿，舐之類也。（？）

隶　隶　錢一　逮捕之逮當作隶。《説文》云：「隶，及也，从又尾省。又持尾者，从後及之也。」

[一] 錢一所錄部首由「丵」部起，朱一所錄從「木」部起。此前缺記。

臣　錢一　臣之訓牽，以聲為訓。臣在真韻，牽在先韻。真先古通，故臣得訓牽。

攴　錢一　扑〔擊之扑〕，正當作攴。

㸚　錢一　㸚，力几切。尒薾之薾。當作㸚。

奞　錢一　《說文》云：「奞，鳥張毛羽自奮也。讀若睢。」按恣睢之睢，正當作奞。

丫　錢一　拐角之拐，當作丫。丫，羊角也。拐乃俗字，不知所從，無以下筆。

雔　錢一　儔類之儔，《說文》所無，《漢書》中多借疇字為之。尋其本字，實應作雔。《說文》云：「雔，雙鳥也。」又仇讎之讎，正字亦當作雔。誼反而字同，在古固有斯例也。

鳥　錢一　鳥。能从匕匕，鹿从比，皆象其四足。鳥鳥皆二足，故从匕。乃俗于下皆作四點，于象形之誼，大相剌謬矣。

𠦒　錢一　畚箕之畚，正當作𠦒。

玄　錢一　「玄，幽遠也。」玄色之玄，當作从二玄之玆。《說文》云：「玆，黑也。」

𠬪　錢一　今俗書之拋字，正當作𠬪。拋字左手右力，中之「九」不知所從，無以下筆。徐鉉補為新附字，謬甚。

𣦼　錢一　𣦼、殘皆訓殘賊。至殘餘之殘，則當作𣦵。

丰　錢一　《說文》云：「丰，艸蔡也。讀若介。」凡艸芥之芥，正當作丰。

丌　錢一　凡基址字，其泛指者，皆當用丌字（抽象）。惟用土之基（具體），則當用基字（如牆基）。

㠭　錢一　凡展視之展，正當作㠭。

豈　錢一　豈字《說文》有三解：㈠「還師振旅樂也」。此即凱歌之正字（凱乃俗字）。㈡「欲也」。此假為覬字。㈢「登也」。此假為隑字（隑訓梯，見《方言》注）。

丶 丶 錢一 丶即今之逗字。

青 青 錢一 【一】

亼 亼 錢一 《說文》云：「亼，三合也。从入一，象三合之形。」按字形本作三合，不必言从入一也。凡集合之集，皆當用亼字。「集，羣鳥在木上也」（本作雧），引伸為安集之誼。凡安集字當用集。

倉 倉 錢一 《說文》云：「倉，穀藏也。倉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案今之搶字，字書所無，正當作倉。蓋古者謂藏倉黃劫取之物之處曰倉，適與今「搶」字之誼合。

𩫖 𩫖 錢一 《說文》云：「𩫖，度也，民所度居也。」按度為宅字之借。度居者，宅居也。今文《尚書·堯典》「宅南交」、「宅西」諸宅字，皆作度。是二字通用之證。○《漢書》往往借度為宅。

亯 亯 錢一 今俗書之享、亨、烹三字，皆《說文》所無，其正字皆當作亯（篆文作𠅘）。

畐 畐 錢一 今俗書之逼、偪二字，皆《說文》所無，其正字皆當作畐。

來 來 麥 麥 錢一 《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也。二麥一夆，象其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詩》曰『詒我來麰』。」「麥，芒穀。秋穜厚薶，故謂之麥。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从來，有穗者也；从夂。」案《說文》之解「來」字，說甚支離難通。其實，「來」宜訓麥，「麥」則宜訓行來之來字。从夂，與行動義合。此二字自古互譌，故二部所从之字亦因之而互誤。

夊 夊 錢一 今謂脛為骽，亦作腿。二字皆《說文》所無，正當作夊。

舜 舜 錢一 舜即今之旋復花。

【一】凡此類在原稿均有字頭而無解說，依原樣錄存，下同。


韋　錢」違背之違，正當作韋。違者，離也。


久　錢」《說文》云：「久，從後灸之。象人兩脛後有距也。」案久、己、㠱、跽，實皆一字。


木　朱」形[一]。


東　朱」形。


林　朱」意。


才　朱」意。
錢」《說文》云：「才，艸木之初也。」引伸為凡始之偁。至才能之才，則當用材字。


叒　朱」形。若即（假借）𦱡、𦯷。叒，籀文作𦾔。按，叒即𦯷或籀文所變，蓋叒如茻兩𦯷從之與？
錢」榑桑若木之若字，當用叒。籀文作𦾔，疑即若字。


之　朱」㞢（往）。


币　朱」


出　朱」形。茁。凡草木出本用出，不用茁。


市　朱」「沛然」之沛宜用𣎵。「其葉肺肺」，即此字之借。
錢」《孟子·梁惠王上》「沛然下雨」之沛，毛詩《東門之楊》「其葉肺肺」之肺，均假借字，正當作市。《說文》云：「市，艸木盛市市然。」


生　朱」胜熟之生宜用胜，不用生。此生乃草木出土。
錢」《說文》云：「生，進也。象草木生出土上。」是發生為生之本義（人生之生亦作生）。至生熟之生則當用胜字。《肉部》曰：「胜，一曰不孰也。」

[一] 朱希祖部首字頭下之「形」「意」「事」為標明六書之用，「形」指象形，「意」指會意，「事」指事。下同。

乇 朱一 頊、託【則】。

𠂹 朱一

𠌶 朱一 𠌶【書】。名詞。

錢一 𠌶，《說文》云「草木華也」，《唐韻》「況于切」。今俗之花字、蘤字，正皆當作𠌶。皆名字也。

華 朱一 花開之意。蘤（三國時有此）。

錢一 華，𠌶開也。動字。

禾 朱一 禾【其】。先有禾字，後變為稽、為棨稽。

稽 朱一 《國語》「擁鐸拱稽」，唐固以為戟，有枝兵也。

錢一 稽之本義為留止。《國語·吳語》「擁鐸拱稽」，唐固（三國時人）謂稽即棨「戟」字[一]。戟，有枝兵也。枝為木別生條，與禾之「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之義近。禾變為稽，故戟得借用稽字。後世棨字，亦係「拱稽」之稽之變。

巢 朱一 形。

桼 朱一 形。

錢一 木汁之漆當用桼字。漆，水名也。

束 朱一 意。

橐 朱一 橐【渾】

囗 朱一 凡有範囗字从此。圍，守也。範囗字宜用此。

錢一 範圍之圍當用囗字。圍者，守也。

員 朱一

[一]《國語·吳語》「擁鐸拱稽」韋昭注：「稽，唐尚書云『棨戟也』。」

貝 錢：員在諄部，口在灰部，灰諄對轉，故員得从口聲〔一〕。
朱：鐘鼎作㈢，小篆改方矣。
錢：貝字鐘鼎有作㈢者，頗象貝形。小篆改方正之作貝，義與形相失矣。

邑 朱：

𨛜 朱：𨛜【向漾】。
錢：𨛜字許書闕其音，《唐韻》依鄉字（巷之本字）音作胡絳切。

日 朱：形。

旦 朱：形。

倝 朱：倝【翰】。漢賦「采色皓旰（鮮明）」，旰本用倝。
錢：《說文》云：「倝，日始出光倝倝也。」漢賦：「采色皓旰。」〔二〕旰者假借字，正當用倝。

㫃 朱：即偃字。

冥 朱：《說文》之說亦不明。
錢：《說文》云：「冥，窈也。从日六，从冖。日數十，十六日而月始虧，冥也。冖亦聲。」按「十六日」之解頗為迂曲，殆非本義。惟此字从「六」，義本可疑，不能強解。

晶 朱：水精之精不當从晶。
錢：「晶，精光也」，此其本義。若水晶字，當作水精，俗說用晶，非也。

月 朱：形。

〔一〕此處「灰」部，即章太炎古韻二十三部中的「脂隊」部。
〔二〕《史記·司馬相如傳》引《上林賦》作「采色澔旰」。

有　朱一　日食，「不宜有」。有所張蔽為有。囿無从口。宥，「九有」从囿，有無也。

錢一　《說文》云：「有，不宜有也。《春秋傳》曰：『日有食之。』从月，又聲。」按《開元占經》曰：「月食時有巨靈以手障月，故从又从月。」此說足以證明《說文》之義。故囿蔽之囿當作有，而有無之有當作囿。《詩‧商頌》「九月」即「九囿」也。

朙　朱一

囧　朱一　即炯。

錢一　炯炯之炯即由囧字所變。

夕　朱一　凡夕有邪。凡从多聲亦有邪，如哆、侈是也。

錢一　夕有邪義，多从重夕，故亦有邪義。而如哆、侈等从多之字，亦皆有邪義。

多

毌　朱一　貫穿之貫當从毌。

錢一　凡貫穿之貫，皆當作毌。（俗書有串、弗二文，皆毌之譌體。）

马　朱一　嘾，含於口內尋味意。圅、䈂本从马。

錢一　圅、䈂二字即由马字孳乳而生。

朿　朱一　朿【含】。

卣　朱一　卣【調】。《詩‧江漢》「秬鬯一卣」不可从此。

錢一　「卣，草木實垂卣卣然。讀若調。」或謂即卣字，非也。卣乃酉之俗字。

齊　朱一

朿　朱一　从刺，直刺。朿，木朿。

錢一　「木芒也。」名詞（木朿）。動字之刺，仍當作刺。

片　朱一　事。

鼎 朱：「以鼎為貞」，貞實貝字之誤，寶器也。

克 朱：本為肩，後轉為能意。

錢：肩也，故引伸為能任事之稱。古刻木之刻即作克。

彔 朱：

禾 朱：

秝 朱：秝【歷】。

錢：調和也。(?)

黍 朱：黍【雨】。段五部。孔曰「為酒」不可從。

錢：从雨省聲，雨、黍皆在第五部也[一]。「孔子曰」之訓[二]不可從。

香 朱：

米 朱：

毇 朱：毇【毀】。

臼 朱：臼，所以舂也；簸，所以……。

凶 朱：

朩 朱：朩【并】。

𣏟 朱：𣏟【盼】。

麻 朱：分析麻也。

錢：古用為分析麻之義，係動字。今作名字用。

尗 朱：尗【獨】，三部。古人稱尗，今人稱豆（四部）。俶，始也。與頭字音近。

[一] 凡用數目字言第幾部者，皆指段玉裁十七部而言。下同。

[二] 《說文解字》「黍」下有「孔子曰：黍可為酒，故从禾入水也」之訓。

錢一「豆也」。豆本俎豆之豆，漢人始呼尗曰豆。許以今字釋古字也。尗在三部（齒），豆在四部（舌頭），三、四合音最近，古齒音往往作舌頭音，故尗讀如豆。「俶，始也」（《爾雅》），今人謂始曰頭，即俶字之變，與尗、豆同例。

耑　朱一端正。耑始。褍章甫。
錢一耑⊙始（耑⊙業？耑⊙倪？），端⊙正，玄褍⊙（褍⊙章甫），三字各異。

韭　朱一

瓜　朱一

瓠　朱一

宀　朱一宀【面】。緜。宀密＝深密。
錢一緜密之緜當作宀，或借用（作？）緜。緜乃絲緜字。密亦無本字。宀密雙聲，故祕密之密可作宀（？）。宀，交覆深屋也。宀密＝深密。緜密二字本字實即一宀字。

宮　朱一

呂　朱一形。脊骨＝从旅[一]。

穴　朱一
錢一八、穴疊韻，故穴从八聲。

㝱　朱一疒，疾。夢本作㝱。
錢一夢寐＝㝱⊙。夢，不明也。（夢本作蒙？）

疒　朱一疾。

[一] 此句意為「脊骨」當作从旅的「膂骨」。

冂　朱「冂【密】。即變為幎。

錢「幎即冂之引申字（古作冖）。

冃　朱「《楚辭・大招》：「成梟而牟。」王注：「倍勝曰牟。」牟即冃之假。

錢「《楚辭・大招》「成梟而牟」，王逸注：「倍勝曰牟。」牟之本義為牛鳴，信勝之意即冃字也。

冃　朱「今變帽。

錢「俗作帽。

㒳　朱「一㒳。㒳為二十四銖【一】。

錢「參㒳。⊙兩，二十四銖也。

网　朱「罔【陽】即無【魚】之假借。

錢「或體作罔。《論語・為政》「學而不思則罔」之罔借為無字，因古讀無如模，魚（無）陽（罔）對轉，故罔得借為無。

襾　朱「

巾　朱「

巿　朱「韍。

帛　朱「

白　朱「《說文》解不明。皀【必】。

錢「《說文》之訓不憭。或謂白字與皀之上半相似，當是象米形，由米色白，故引申訓白。其說較是。

【一】章意謂「㒳」為數詞，「兩」為量詞，二者有別。此用段說。參段氏「㒳」字注。

㡀 朱：即今破敝、利敝字。幣帛當从敝，因幣二巾。獘。斃。

錢：敗衣也。破敝之敝當作㡀，利獘之獘亦當作㡀（敝？），幣帛（貨幣？）之幣當作敝。幣係俗字，敝既从巾，復加一巾，从二巾，不合。獘，原訓犬死之意，後乃引申作斃。（？）

黹 朱：絺繡之借字。希當从黹。

錢：《尚書・益稷》之「絺繡」，絺即黹之借字。希即黹之或體。［一］

人 朱：

匕 朱：从倒人。人死曰匕。變匕。教化。

錢：變匕。教化。⊙ ⊙

匕 朱：从反人。本意借為柶，同在段十五部。比較當作匕。

錢：匕例，排匕，朋比。「一名柶」者即借為柶字。匕、柶同在段十五部。⊙ ⊙ ⊙

从 朱：從从走。⊙ ⊙

錢：聽从，隨從。

比 朱：朋比。

錢：密也。朋比之訓乃是其本義。

北 朱：背。本作違北（背），後借為北方之北。

［一］「希」字《說文》所無。《正韻》：「希，與黹同。」《周禮・春官・司服》：「祭社稷五祀則希冕。」孔疏：「鄭讀希為黹。」

丘　錢：本訓背，後借(?)為北方之北。
朱：引申為空。《漢書》「丘嫂」，寡嫂也[一]。
錢：人所為曰京，非人所為曰丘。昆侖最高，在中國北，故从北。丘又訓空。《漢書》「丘嫂」即寡嫂也……(?)。丘謂之虛。虛本大丘，引申為空虛之虛，故丘亦引申為虛空之義。

㐺　朱：㐺【林】。从三人，㐺。木多曰林，人多曰㐺。
錢：木多曰林，人衆為㐺。其會如㐺，㐺立。

壬　朱：挺。打死曰挺。挺拔當从壬。壬好，壬厚。
錢：挺，擊(打死?)也。壬出，壬拔，壬生。又壬好(頂好)，壬厚(頂厚)。

重　朱：厚，引申為輕重。
錢：厚也。引申為輕重。

臥　朱：
錢：仰臥曰寢，〈府〉[俯]臥曰臥。

身　朱：从人，𦣞(𦣝)省聲。身，曲身，故省。信曲。
錢：段改是。屈身曰躬，直身曰身。「侯執信圭，伯執躬圭。」[二]信正當作身。『从人，𦣞省聲。曲身故省。』(?)[三]

[一]《漢書·楚元王傳》：「高祖微時，嘗與賓客過其丘嫂食。」注引孟康曰：「西方謂亡女婿為丘婿。丘，空也。兄亡空有嫂也。」

[二]「侯執」兩句見《周禮·春官》。鄭玄注：「信圭刻人形伸也，躬圭刻人形屈也。」

[三]『』非引號，乃錢玄同所標存疑之起訖。下同。

㐆 朱 㐆【衣】。歸也。變為販、皈。
錢 後之販、皈皆即此字。

衣 朱

裘 朱 求告亦从此，求借為祈。
錢 古文作求。請求之求『與祈字雖為雙聲，然究不知何字之借。』（?）〇『』內費解。

老 朱

毛 朱

毳 朱

尸 朱 陳也。古人尸作屍。尸，𠃌斜轉。尸引伸為主，祭時有之。
錢 引申為主。古祭有尸，所以作主故也。

尺 朱 指斥當作尺。卻屋。
錢 《漢書》中「指斥乘輿」之斥，當作尺[一]。斥即拆房子之拆。卻屋（?）。

尾 朱

履 朱
錢 中之「舟」非舟字也。

方 朱 并船。引申為比方。方圓从匚。
錢 併船也，引申為比方字（如《論語·憲問》「子貢方人」）。方圓之方當作匚。

儿 朱

兄 朱 長短之長也。尊長古讀況。長、况疊韻，引伸為兄弟。
錢 即今况字。《詩》皆作兄。兄弟之兄無正字。兄古讀如荒，與長為疊韻，同在陽部。

[一]《後漢書·孔融傳》：「擬斥乘輿。」注：「斥，指也。」與章引不同。



「增長，故有況意。」(?)

先　朱[一]　先【尊】。

皃　朱[一]

兆　朱[一]　兆【古顏】。固敝當从兆。

錢[一]　固蔽之固‖兆。

先　朱[一]

秃　朱[一]　《說文》不通。《周禮·秋官》「髡者使守積【致】」之意。

錢[一]　《說文》之訓非。《周禮·秋官》曰：「髡者使守積。」殆秃字制字之義。

見　朱[一]　意。

覞　朱[一]　覞【遥】。

欠　朱[一]

歙　朱[一]

次　朱[一]　泉，醫書但作泉，今作涎。盜亦从次【羨】。

錢[一]　醫書作泉，俗作涎。

旡　朱[一]

頁　朱[一]　頁【首】，今讀亦。惟稽首字从此，一葉之頁不从頁。

錢[一]　《唐韻》雖胡結切，其實當讀首。首、𦣻、頁殆一字。書頁之頁則當作葉。

𦣻　朱[一]　首

面　朱[一]

丏　朱[一]　丏【勉】。

首　朱[一]

県　県　朱¯　梟首从県。梟，鳥也。

錢¯　県首示衆。梟，鳥也。

須　須　朱¯

彡　彡　朱¯　彡【三】。

彣　彣

文　文

朱¯　彣采。文理。紋，俗。

錢¯　文采　彣采。「郁郁乎彣哉」。俗以文代彣字，乃別造紋字代文理字用矣。文為文理之本字。

髟　髟　朱¯　髟【標】。

后　后　朱¯　「繼體君也」。與後同。

錢¯　不从厂一（?）。繼體君也，與後同。（?）

司　司　朱¯

卮　卮　朱¯　卮【支】。有節。「卮言」（亂說），無節亦謂之卮。

錢¯　《莊子》之「卮言」者【一】，無條理之言也。卮原有節，茲訓為無節者，蓋以相反為訓。

卩　卩　朱¯　卩【節】。

印　印　朱¯　从爪卩。

色　色　朱¯

【一】見《莊子・寓言篇》：「卮言日出。」注：「酒器滿則傾，空則仰。比之于言，因物隨變也。」

錢：人之气象有卪度，故色从卪。

卯 卯（夘 卯大徐）
朱：卯【卿】。

辟 辟
朱：辟【闢】。
錢：法也。因法令由君出，故辟亦訓君。

勹 勹
朱：勹【包】。勹裹。
錢：勹⊙裹。

包 包
朱：懷孕。巳未成形包於中。

苟 苟
朱：急也。

鬼 鬼
朱：禺。凡人歸為鬼，非死人。死人不可見。
錢：由从甶（鬼頭也）觀之，知古之所謂鬼者，不必專指人死後，而是凡可怖之物皆得稱為鬼。何以故？因禺為母猴亦从甶故。

甶 甶
朱：甶【勿】。鬽、魅、曶爽，皆十五部。
錢：與魅鬽本一字，如昧爽亦作曶爽。蓋曶爽之曶為勿聲，昧字為未聲，勿、未本音通故也（皆十五部）。〇不可解。

厶 厶
朱：公厶。私，禾也。
錢：公厶。⊙私，禾也。

嵬 嵬
朱：

山 山
朱：山、宣，十四部。

屾 屾
朱：屾【生】。

屵 屵 朱：屵【業】。

广 广 朱：广【儼】。庵。
錢：庵字《說文》無，正即广字。

厂 厂 朱：岸。

丸 丸 朱：

危 危 朱：
錢：「在高而懼也。从⺈，人在厓上，自卪止之。」案，高處本可稱為卪（卪本可訓高？），不必定訓卪止也。

長 長 朱：

勿 勿 朱：《周禮》作「物」。禁止之弗作弗。
錢：「州里所建旗也」。《周禮》作「物」。禁止之勿當作弗（勿？）。

冄 冄 朱：髯。
錢：即髯字也。

而 而 朱：

豕 豕 朱：豕【豨】
錢：豕、尾皆十五部字，《說文》以聲訓（豕即从尾來？）。

帚 帚 朱：帚【叀】

彑 彑 朱：彑【刺】

豚 朱：

豸 豸 朱：

舄 朱：

易 易 朱：「守宮也」。變易、不易之易从敭。容傷。蜴即易。《周易》之易當作現。《禮記·

祭統》：「易抱龜南面」。

錢 「守宮也」，即今壁虎，俗作蝪。難傷⊙，變毆⊙，蜥易⊙，周覡⊙。《禮記・祭統》：「易抱龜南面」。是主卜筮之官曰易，即覡字（易、覡同部）。

象 朱

馬 朱 馬，怒，以疊韻為訓。武＝母，《左傳》「司馬」亦作「司武」。

錢 怒也，武也。馬怒以疊韻為訓。古音馬、武皆讀姥，音同。故「司馬」作「司武」。

廌 朱 廌【才】。《左傳》「庶有豸乎」＝廌。

錢 解廌也。廌通豸，《左傳》「庶有豸乎」即「庶有解乎」。

鹿 朱 形。

麤 朱 與粗不同，非粗細之粗。

錢 與粗不同。麤莽，非粗細之粗。

㲋 朱 㲋【尺】。

兔 朱

萈 朱 萈【丸】。俗作羱。《論語・陽貨》「夫子莞爾而笑」亦作此。

錢 大徐謂首非聲，疑是象形，是也。此即今俗之羱字。「莞爾而笑」，莞萈亦通（？）。

犬 朱

㹜 朱 㹜

鼠 朱

錢 首鼠兩端之首鼠＝首尾，以鼠尾長故，故古人稱尾亦謂之鼠。

 能 朱 《左傳．昭公七年》「夢黃熊入於寢門」作此。《爾雅》：「三足鼈曰能」[一]。古音難。三台三足，今作此[二]，之蒸通轉。

錢 古音讀奴來切，今讀奴登切者，以之蒸對轉故也。三台（魁下大星）似鼈三足，台即能。《左傳．昭公七年》「[晉侯]夢黃熊入於寢門」作此(?)。《爾雅》：「三足鼈謂曰能。」

 熊 朱 从炎。

錢 从炎省聲者，東覃對轉[三]。

 火 朱 古讀火如燬，今福建人猶如此。

錢 燬也。古讀火如燬，今福建人猶然。

 炎 朱

 黑 朱

 囪 朱 古讀充。

 焱 朱 焰。

 炙 朱 意。

 赤 朱 从大火。从土，不知其意。

 大 朱

 亦 朱 俗作腋。

錢 俗作腋。

[一]《爾雅．釋魚》原文作：「鼈三足能，龜三足賁。」

[二]《廣韻》：「三台，星。亦作能。」《周禮．春官．大宗伯》「司中」注：「司中，三能，三階也。」疏：「武陵太守《星傳》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為太尉；中台司中，為司徒；下台司祿，為司空。

[三] 原文如此。

夨　朱：夨【側】。與仄聲意相同。
錢：側轉之正字(?)。與仄聲同義近。

夭　朱：

交　朱：

尢　朱：尢【汪】。尩。

壺　朱：从大，象其蓋。

壹　朱：天地絪縕，絪或作壹。

㚔　朱：

奢　朱：張也。引申為奢侈。
錢：張也。引申為奢侈。

亢　朱：
錢：「頡頏」本作亢。

夲　朱：夲【滔】。進取快應作夲。
錢：滔滔，水之滔滔也。凡一切之進趨當作夲。

夰　朱：

大　朱：

夫　朱：

立　朱：

竝　朱：

囟　朱：囟【信】。

思　朱：
錢：囟思雙聲。《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

心 朱—博士，今文學派。

惢 朱—古讀瑣，今惢。

錢—古讀瑣，即今之蕊字（？）。

水 朱—水【醉】。與準支、蒸對轉。

錢—準也。古水讀追上聲，與準為雙聲。（之諄對轉）（支蒸？）［一］。

沝 朱—沝【醉】。

瀕 朱—賓與頻以聲為訓。賓附、賓、比雙聲。《尚書》「璸珠」亦作玭珠。古無瀕字，只作頻。頻頻亦假借比字，比，相次也。

錢—「水厓，人所賓附也。」頻、賓以聲為訓。賓、比雙聲，「賓附」，比附也。如《尚書·禹貢》「玭珠」亦作「蠙珠」。頻頻之頻亦比字之借。比，相次也。瀕，古無此字，正作頻。

〈 朱—〈即甽

巜 朱—巜即澮。

川 朱—以穿訓川，聲訓。

錢—「毌穿通流水也」，川、穿聲訓。

泉 朱—从白从水，俗字，然漢已如此。古無錢字，只作〈錢〉泉。錢本田器。

錢—錢幣之錢古正作泉，蓋用其流不息也(？)。錢鎛本田器，義別。

灥 朱—灥【羣】

永 朱—

錢—永與羕為一聲之轉。

［一］原文如此。

𠂢 𠂢 朱 派字當作𠂢。

錢 今之派字《說文》無，當作𠂢。

谷 谷 朱

仌 仌 朱 今作冰字，非。冰，凝字也。

錢 此冰凍之正字。冰即凝之本字。

雨 雨 朱

雲 雲 朱

魚 魚 朱

𩸞 𩸞 朱

燕 燕 朱 籋口＝鉗口。

錢 籋口＝鉗口。

龍 龍 朱 古人獸類字多从肉，熊、豚、龍皆是。

錢 古人于動物字多从肉，如豚、能、龍是也。

飛 飛 朱

非 非 朱

卂 卂 朱 卂【迅】。今之迅字。

錢 即今之迅字。

乙 乙 朱 乙音挖。

不 不 朱 本鳥飛上翔不下來，後以相違借作不，非是。不，古讀否，《詩》不、柎為韻。

錢 古讀丕，故不之正字即丕字。『《詩》鄂不韡、鄂柎，不與柎雙聲轉。』(?)〇費解。

至 至 朱

西　朱　本為棲，引申為東西。

鹵　朱

鹽　朱

戶　朱

門　朱
錢　院子之門曰門，在室中者曰戶。

耳　朱

臣　朱　須橫看，象領。

手　朱　拳，在《說文》應作卷。

乖　朱

女　朱

毋　朱

民　朱

丿　朱　丿【匆】。乀【拂】。

厂　朱　今曳字本作厂。
錢　牽曳之曳當作厂。

乚　朱

氏　朱　古作阺（儀禮）。三國有氏儀，因孔融謂「民無上」，改姓是。
錢　《文選》中有阺字（阺，巴蜀名山也），即氏之俗字(?)。引申為氏姓之氏。其實氏姓之氏當作是，氏、是古通。三國時有氏儀，孔融謂「氏，民無上」，因改姓是。

氐　朱　今抵字當作氏。《說文》無底字，亦應作氏。

錢一 抵某處之抵當作氐。底字《說文》所無，亦當作氐【一】。

 戈 朱一

 戉 朱一 鉞當作戉，鉞乃「鸞聲鉞鉞」。

錢一 斧戉。鉞即《詩》「鸞聲噦噦」之噦【二】，故斧戉不當作鉞，作鉞者非。

 我 朱一 傾頓‖俄。

錢一 《說文》：「或說，我頃頓也。」此即今之俄字，此殆「我」之本義。

 亅 朱一 亅【掘】，乚【匽】。

 琴 朱一

 乚 朱一 隱。

錢一 古隱字。

 亾 朱一

 匸 朱一 匸【傒】。

錢一 匸與衺徯聲訓。

 匚 朱一 方員之方當作匚。

錢一 此方圓之正字。

 曲 朱一 蠶簿之曲今加竹。

錢一 「蠶薄」之訓後作筁。

 甾 朱一

【一】朱、錢所記皆如此，《說文》九篇下广部實有「底」字，解云：「山居也。一曰下也。从广氐聲。」

【二】《詩·小雅·庭燎》「鸞聲噦噦」，毛傳：「噦噦，徐行有節也。」《集韻》：「本作鉞，同鐬。」

瓦 朱

弓 朱
錢 窮也。聲訓。

弜 朱 倔強之強當作弜。強，蟲名也。堅彊从畺。
錢 倔弜，堅彊。強，蟲名也。

弦 朱

系 朱 系【細】。「系虒」轉為「赫虒」。

糸 朱 糸【密】。

素 朱 白絹曰素。引申為質素，又為空。鄭康成《儀禮》注：「形法定為素」【一】。後變為塐，又變為塑。
錢 白絹曰素，引申作白地（質素）之物皆謂之素（?）。又引申為模型之素（?）。鄭康成《儀禮》注：「形法定為素」，俗作塐、塑。

絲 朱

率 朱 後借為草率。
錢 「捕鳥畢也」。率爾之率不過假其音，無意義，亦無正字。

虫 朱 虫【虺】。虺本作虫。今尚有土骨蛇，即此。
錢 虺蛇之虺‖虫，即今之土骨蛇也。

䖵 朱 䖵【昆】。昆蟲之昆應作䖵。

【一】《儀禮·士喪禮》「獻素獻成亦如之」。鄭注：「形法定為素。」

錢一 昆蟲‖蚰蟲⊙。

蟲 蟲 朱一

風 風 朱一

它 它 朱一 它【垂】，唐讀佗。古無他，作佗。佗，今馱字。

龜 龜 朱一 舊也。長壽者。

錢一 古讀龜如鳩，龜舊聲訓。以壽長，故曰舊也。

黽 黽 朱一

錢一 黽即蛙，蛙行如付（?）。○不可解。

卵 卵 朱一

二 二 朱一

土 土 朱一

錢一 「地之吐生萬物者也」。土、吐聲訓。

垚 垚 朱一

錢一 堯舜之堯當即垚字。

堇 堇 朱一 勤，俗字。

錢一 勤，俗字。〔正〕當作堇。

里 里 朱一

田 田 朱一 田【陳】，當讀停。古無上古音。

畕 畕 朱一 畕【畺】。

黃 黃 朱一

男 男 朱一

力　朱　筋也。水之條理曰泐。

錢　筋也。凡有條理者皆从力。水之條理曰泐，石曰阞，皆有力義。

劦　朱

金　朱

幵　朱　幵【兼】。《漢書・郡國志》「幵頭山」，服、顏音牽。

錢　《漢書》有「幵頭山」，幵音牽。今之俗語「和牽」【謙】〔一〕當作「和幵」(?)。

勺　朱

几　朱

且　朱　且【朱】。《說文》：「蒩，薦也。」

錢　薦也。引申之，凡从且聲字皆有薦意，如「蒩」，薦（藉？）也。○此條大可疑。

斤　朱　《爾雅》：「斤斤，明也。」《列子》「斤」訓明，誤。古人以斤小，大約重一斤，故斤兩借此。

錢　《爾雅》：「斤斤，明也。」《列子》「斤」訓明，誤。古人以斤小，大約重一斤，故斤兩借此。○此條尤不可解。

矛　朱

車　朱

𠂤　朱　𠂤【堆】。本小阜。古人喜居高地，故師字从𠂤，衆人聚居。

錢　古人喜居高地（聚于山？），故師亦从𠂤。「師，衆也」，聚人之處(?)。今言一堆，猶𠂤也。堆為俗𠂤字。

阜　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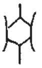
〔一〕「幵頭山」見《漢書・地理志》。「和牽」不辭，疑「牽」為「謙」之聲誤。

 𨺅 朱

 厽 朱 俗作纍字。大索為纍。

錢 增累之累=絫,⊙亦可作厽,⊙厽、絫義近。牽累=纍之引申,「纍,大索也。」累係俗字。

 四 朱

 宁 朱 後變為貯。「當宁」之「宁」為著明之著。

錢 即今貯字。「當宁而立」[一]之「宁」,「著」之借。

 叕 朱

錢 叕、綴義同。

 亞 朱 古無惡字,即作此。貌醜應作亞,不作惡。古無麻部聲,故讀烏聲。

錢 心之美惡=惡,⊙貌之美惡=亞⊙(古無麻部字,亞讀如「お」[二]。「賈侍中說以為次弟也」。次弟者,言第二等物,故引申訓不好。

 五  六  七  九

朱 古人造此等,本無意可會,不必如許說。

錢 一二……十,皆指事,無甚意可會,故五、六、七等字不必如許所說,《說文》之言不盡然。

 内 朱 内〔柔〕。

[一]「當宁而立」句見《禮記・曲禮》。

[二]「お」為日語字母,讀音如〔o〕。

畺  畺 朱「畜牲之畜當作畺。畜，畜積也。
錢「畺⊙牲。畜本貯畜之意。

甲  甲 朱「《說文》「卑」字从甲从ナ，象其頭也。
錢「从木戴孚甲之象（不錯？）。人頭為甲，卑字从甲，即象人頭也。

乙  乙 朱「其本意亦不可知。
錢「其本意亦不可知。

丙  丙 朱「

丁  丁 朱「丁之本意為釘。鐘鼎篆丁字作●。《說文》朾（打）字亦朾釘也。《詩》「椓之丁丁」，象敲釘之聲。成人即丁壯，丁、成本一字。老成人之成則否，《急就篇》：「老不還丁」。
錢「丁之本義為釘。鐘鼎有作●者，即釘字也。朾（俗作打）即敲釘也。《詩・兔罝》「椓之丁丁」，丁丁，象敲釘之聲。敲得很實，故引申為丁實。丁壯之丁由實義來。成人與丁壯義同，成、丁實一字也（成从丁聲）。「老成人」之成則義與丁異。《急就篇》：「老不還丁。」(?)

戊  戊 朱「拘絞，即矛字。
錢「或曰即矛字。

己  己 朱「箕踞之箕即己字。
錢「己、久雙聲，己同㠱，亦冨作踞解。

巴  巴 朱「

庚  庚 朱「《漢書・文帝本紀》：「大橫庚庚，予為天王。」庚庚，有條理也。漢「更卒」，更即兵。兵从斤从廾，庚亦从廾作𢍁，兵執戰，故庚即兵字。

錢一 《漢書·文帝紀》：「大橫庚庚。」庚庚者，有條理也。庚、更音同，秦兵曰更卒，更即庚字之借。相近。

辛 辛 朱一 皋。

錢一 言从辛，辛亦从辛(?)。

辡 辡 朱一 ⊙辡論當作辡。辯，治也，今辦字。《漢書》辦皆作辯。

錢一 辡論。⊙辦事當作辯，辦係俗字。《漢書》中猶作辯（辯，治也）。

壬 壬 朱一

癸 癸 朱一 《尚書》「一人冕執戣」，癸即今剛叉。

錢一 《尚書·顧命》「一人冕執戣」，癸即鋼（乂）〔叉〕。

了 了 朱一 小孩在胎手拱，故無臂。明憭、完了之了乃已之假借。已、里音近。《考工記》：「里為式」。里、了雙聲，了一里二〔一〕繚忘……

錢一 了戾字（了之本義？），與繚義近。明了＝憭。⊙完了（蕭）＝已。⊙古文已、里（之）音近，《考工記》「里為式」即「已為式」。里、了雙聲，了一里二（了二里一？）。

孨 孨 朱一 孨弱。

錢一 ⊙孨弱。

𠫓 𠫓 朱一 突。

丑 丑 朱一 杻，手拷。

〔一〕「了」在段玉裁二部，「里」在段玉裁一部。此處誤倒，見後「錢一」。

錢─杻，手梏也。丑象手梏。

寅

朱─無可解。《爾雅》寅訓敬。

錢─無可解。《爾雅》寅訓敬，或是。

卯

朱─

長

朱─許亦不了解。即振字未可知。

錢─許解甚迂曲。長之本義或是震動也（或即振字？）。

巳

朱─《說文》「包」中之「巳」訓小孩在胎。

錢─巳反為S。「包」从巳，訓小孩在胎。○不可解。

午

朱─

未

朱─「六月滋味」，果實多於此時熟。

錢─「六月滋味」，果實多於此時熟（？）。

申

朱─今伸字古只作申。引曲為直曰申。

錢─本義即「引申」，引曲使直曰申。

酉

朱─古人酒只作酉【巨久】，卣亦作酉。《說文》無「卣」字。○丣，關門。古留字或只作丣，古堊（坐）字或亦只作丣。

錢─酉即古酒字。《詩·大雅》「秬鬯一卣」，卣當作酉，酒也。《說文》無卣字。古文之丣字，疑是留之古文，閉門則留而不能出也，與酉當是二字。（古堊字或亦只作丣？）

酋

朱─酋【抽】，繹酒。酋長於祭時奉酒，故後人領袖者稱祭酒。

錢─酋長於祭時奉酒，故後人領袖者稱為祭酒。

戌

朱─

亥

朱─荄。古人孩字或只作〈荄〉亥，故一人男一人女，在胎中未知也。

錢─古孩字或只作亥，故一人男一人女，在胎中未知也（？）。根荄，古亦作亥。

第一篇上

一部

一 一 朱[一] 弌（一）、弍（二）、弎（三），後出之古文。小徐《繫傳》：「槩，弋也。」古無筆算、珠算，惟用籌算。

錢[一] 弌弍弎為後出之古文。从弋者，《繫傳》：弋者，槩杙。古人以籌算，故一二三从杙。

周[一] 古文作弌，此與弍、弎等皆後起之古文，最初當止作一、二、三等。从弋者，槩杙也。古算計以籌，故誼取槩杙。今「必然」之必即古文八，蓋从八从弋，篆文作[illegible]，與弌、弎同。

元 朱[一] 引申為人之頭。

朱[二] 元，十四部；兀，十五部。

錢[一] 由始之義，引申為人首之稱。元，十四（平）；兀，十五（入）。十四部無入，借十五部為入，故从兀。

周[一] 始也，引申為人首之稱。兀為元之入聲（元在古韻十四部，兀在古韻十五部，十四、五同部同入），故从兀聲。

天 朱[一] 顛、頂雙聲，天即顛。《易經》：「其人天且劓」。《釋名》二聲：天＝顛，天＝宣。後人造「祆」字，讀宣。（唐祆教从天，神意。）宣＝身，身毒＝天竺。

朱＝在身之頂曰顛，在萬物之頂曰天。

錢＝顛也。天、顛音近。《易·睽》「其人天且劓」，天，即假為顛字。因「天且劓」之天字訓髡髮，髡則頂現，故即以顛名之（顛即頂也）。祆教（回教）之祆字，亦天字之變。天，古讀如顯（見《釋名》），印度古稱天竺，亦曰身毒，唐稱賢豆，音皆如顯，蓋聲之轉也。在身之頂曰顛，在萬物之頂曰天。

周＝顛也。天、顛音近。《易》：「其人天且劓」。天即顛之假借，訓髡，髡則頂見，故以顛名之。漢人讀天有二音：一他連切，一如顯。（劉熙《釋名》：「天，豫司兗冀以舌腹言之，天，顯也，在上高顯也。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是其證。）讀如顯者，祆教之祆是，祆即天字之變。又印度古稱天竺，亦曰身毒，唐曰賢豆，音皆如顯，蓋音之轉也。《說文》於人所習知之字，不訓其誼，第說明其所以然，如「天，顛也」、「門，聞也」之類是。

丕　丕

錢＝不古讀浮，故丕音〈丕〉〔不〕。〔一〕

朱＝漢人書辦稱吏，今稱吏。古人唯官稱吏。吏、史音近，故轉史為吏。

吏　吏

朱＝初惟有武官，至後有文官，乃掌冊史，故从史。

錢＝古惟官稱吏。掌書者，古謂之史，《周禮》之府史胥徒是也。漢時猶然。不知何時從稱為吏。今之書辦皆稱吏矣。

周＝吏必有奏記，故从一从史。史，記事者也。古惟官稱吏，掌書者謂之史，《周官》府史胥徒（今謂之書辦）是。漢世猶然（如「尚書令史十八人二百石主事」等是），今則抄胥皆稱吏矣。

〔一〕丕字「从一，不聲」，段注：「丕與不音同，故古多用不為丕。」因而疑「丕」為「不」之誤。

上部

帝

朱一 以聲為訓。最明白之人乃可為帝。

錢一 帝為舌頭音，朿為齒音。古齒音皆作舌頭音，故帝从朿聲。帝、諦聲訓。古以最明察之人可為帝，故訓諦。

周一 諦也。以聲為訓。古以最明察之人為帝也，故曰審諦如帝。帝為舌頭音，朿為齒音，古齒音皆作舌頭音，故帝从朿聲。

旁

朱一 旁、溥雙聲。旁，十部；溥，五部。陽唐，[魚模]對轉。膨，俗。本作㑂，即旁（溥）。溥、博音意近。《漢書》「方聞」即博聞，方即旁之假借。

朱二 旁，陽唐（十部），溥，魚模（五部），可以對轉，猶方與甫之轉同。膀脹當作旁。

錢一 旁訓溥，以聲為訓。旁在十部（陽唐），溥在五部（魚模），對轉（同入對轉），猶方與甫之對轉也。俗作膨。《漢書》之「方聞」，即博聞也。博、溥音義皆近，旁訓溥，故方聞之方即為旁字之借。近旁字則為傍字之借。坿著也，引申。謗，亦由旁孳乳。〇方纔亦作甫與旁、溥。

周一 溥也，以聲為訓。（旁在古韻十部，溥在古韻五部，陽唐與魚模同入，故對轉，猶方與甫之對轉也。方纔亦作甫。）俗作膨。《漢書》之「方聞」即博聞也。博、溥音誼皆近，旁訓溥，故「方聞」之「方」即旁之假借。傍、滂皆孳乳字。

示部

示

朱一 《周禮》「神祈」即「示」字。

祥

朱二 古只作羊字。善、美、義等皆从羊，古人重羊如此。

錢一 古只作羊。古以羊為最好，故祥、善、美、義皆从羊。

福 福

周一 古只作羊字。古人以羊為最美之物，故祥、善、美等字皆从羊。

朱一 備也。《祭統》「福者，備也。」畐者，滿也。滿即備矣。

朱二 福【僕】，備［也］。輕唇。富从畐，福从畐。富為人為之福，福為天降之福。

錢一 古無輕唇音，讀福（入）如僕，故與備（去）為聲訓。福从畐，畐訓滿，滿則備矣。

古福、富義近，富為人為之福，福為天降之福，故富、備義亦近。

古輕唇音皆作重唇音，讀福如僕，故與備為聲訓。福从畐，畐訓滿，［滿］則備矣。

古福、富誼近，福从畐，富亦从畐。富為人為之福，福為天授之福。

祇 祇

錢一 古讀氏，齒［音］作舌頭也。

祇 祇

朱二 後為語助詞，亦作只。

錢一 借為語詞，今作只。

祕 祕

朱一 神也。神祕。閟密。

朱二 訓神，引申為神祕。密與祕皆从必聲。

錢一 神祕字作此。密與祕皆从必聲。

周一 神也。《詩》「閟宮」，神宮也，為祕之假借，引申為神祕。祕密字正當作閟。

禋 禋

朱二 燔柴祭天，故取煙以為義。

錢一 禋自煙來，祭天有煙也。

祭 祭

朱一

祀 祀

朱一 以聲為訓。祠，春祭。喉音斂，則為齒音；齒音侈，則為喉音。

錢一 「祭無已也」，以聲為訓。凡喉音斂，則為齒音，齒音侈，則為喉音，故祀（齒）亦从異（喉）作禩。

周一 「祭無已也」，以聲為訓。凡喉音斂則為齒音，齒音侈則為喉音，故祀（齒）亦从異（喉）作禩。

祡　祡

朱一

錢一　祡从此聲，在十六部。古文之禬从隋省聲，在十七部。十六、十七兩部音轉最近。

周一　祡从此聲，在十六部。古文祡作禬，从隋省聲，在十七部。十六、十七兩部音轉最近。

祖　祖

朱一　始廟也，古人所謂太祖。後，父之考為王父，曰祖。古人王父在，不稱祖。祖，廟也。

朱二　本訓為祖廟，引申生者亦稱祖，如考妣，古皆稱死者，亦間有稱生者。又訓為。為，作也。作，始也。「述而不作」，述，繼也，作，創始也。

錢一　始廟也。後人謂王父曰祖，非古也。且祖从示，義與禰同，故不得以之呼生人，猶父在不得呼父為禰也。考妣，古人亦有活時之稱。〇㑥、作皆訓始，亦訓為，故祖亦訓為也。

周一　始廟也。古者王父在不稱祖。祖从示，與禰同。王父在不得稱祖，猶父在不得稱禰也。然於誼亦可引申。《爾雅》父母死稱考妣，然父母在時，古人亦偶有稱考妣者。則王父在時亦可稱祖矣。祖訓始，故又引申訓為。為，作也；作，始也。（《尚書·禹貢》「萊夷作牧」、「雲土夢作乂」，皆與「既」對文，訓始。《詩·駉》傳曰：「作，始也。」《廣雅》同。王念孫曰：「作之言乍也。乍者，始也。」）《論語》「述而不作」，《易》「作者之為聖，述者之為明」[一]，作，創始也。

祏　祏

朱一　宗廟主。

祠　祠

錢一　春祭也。今人所用，殆借為祀字。

[一]《易》無此語。《禮記·樂記》有「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句。

礿

朱一 春夏祭薄（稀少），秋冬祭厚（多）。瀹，《說文》有〈鬻〉「鬻」字，有新菜，只〈灼〉「汋」之，故甚薄也。

朱二 汋。《說文》作「鬻」，後或作瀹。

錢一 古者祭祀，春夏薄，秋冬厚。夏祭曰礿者，《說文·䰜部》有鬻字，義謂煮菜于湯。夏祭薄，故僅用煮菜。礿（經典亦作禴，同）即鬻字之變也。鬻亦作汋、瀹。

周一 夏祭也。古者祭祀，春夏薄而秋冬厚。夏祭曰礿者，即《說文》「鬻」字之變，誼謂煮菜於湯也。礿，經典亦作禴，以鬻亦作汋與瀹，故形變為礿、禴。

禘 祫

朱一 五歲一禘，三歲一祫。五歲再閏，故五歲再祭。

錢一 五歲一禘，三歲一祫。五歲再閏，故五歲再祭。

祼

朱一 灌洒地下，以鬼神在地下。祼、灌雙聲，十七（歌）、十四（元）對轉。段氏音頗拘。

朱二 祼與灌，歌與寒對轉。即今奠酒。

錢一 从果聲而得讀如灌者，因果、灌雙聲，果在十七部（歌），灌在十四部（元），歌、元對轉（歌寒對轉），故祼得讀如灌也。段氏音頗拘。

周一 从果聲而得讀如灌者，果、灌雙聲，果在十七部，灌在十四部，歌、元（在寒韻）對轉也。段氏之說音頗拘。祼訓灌者，古人以為人死則居地下，故灌注于地以招神也。

祝

朱一 引申為斷。《穀梁傳》「祝髮」（斷髮），《公羊傳》「天祝予」（斷）[一]。殊

[一]《穀梁傳·哀公十三年》：「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范寧注：「祝，斷也。」《公羊傳·哀公十四年》：「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何休注：「祝，斷也。」

（四部侯），祝（三部幽），音近。殊，殺；誅，責也（非殺）。《墨子》「祝」作「祩」[一]，故祝、殊一字也。祝由，有由辟也[二]。由，祭也。

朱二 詛呪當作祝，兄既从口，又加口，不通。訓斷者，或即斲字之假借。

錢一 《穀梁》「吳祝髮」，《公羊》「天祝予」，祝皆訓斷，皆殊（斲）字之借（殊在四部侯，祝在三部幽，三部、四部合音甚近）。殊，殺也；一曰斷也。《墨子》「祝」亦作「祩」。〇詛祝，俗作呪，非。呪从兩口，不通。

周一 《穀梁》「吳祝髮」，《公羊》「天祝予」，皆訓斷，殊之假借也（或云斲字）。殊在古韻四部（侯），祝在三部（幽），合韻最近。殊，殺也，一曰斷也。《墨子》祝亦作祩。詛祝俗作呪，非。

䄇 䄇

錢一 祝䄇，今亦作祝由。《禮記·郊特牲》「祭有由辟焉」，由即䄇字之借。

周一 祝䄇，亦作祝由。《素問》：「黃帝曰：古之治病，可祝由而已。」《禮記·郊特牲》：「祭有由辟焉」。「由」即「䄇」之假借。

祈 祈

朱一 祈求也。

錢一 祈从斤聲，在諄部，本讀如芹，因諄部與〈之〉〔脂〕部對轉[三]，故得讀如旂。

周一 祈从斤聲，本讀如芹，在諄部（欣韻），諄、〈之〉〔脂〕對轉，故讀如旂。

禱 禱

朱一 禱、告、求，疊韻。《詩》……

禜 禜

朱一 冂

周一 祭必有壇廟，惟禜則設綿蕝為營而已。

[一] 《墨子·明鬼下》：「祩子杖揖出與言」。孫詒讓《墨子閒詁》引畢沅曰：「祩，祝字異文。祩子，即祝史也。」

[二] 《禮記·郊特牲》：「祭有由辟焉」。

[三] 諄部與之部無對轉關係，祈字當歸章氏脂部，脂諄正對轉。故疑「之」字為脂字之音誤。

禳 禳

朱[一] 殺狗以祭，故曰磔禳。

錢[一] 殺狗以祭，以除厲也。破狗肚，故曰磔禳。

周[一] 殺狗以祭，以除厲也。剞狗腹，故曰磔禳。

禪 禪

朱[一] 封禪。單，鐘鼎丫，三長。阮氏以為三人，不可通。《詩》：「其軍三單」，毛傳：「三單，相襲也。」（古人更番徵兵，相襲補缺。）單字訓襲，三長相連襲，故禪位可訓襲位。《鵩鳥賦》之「嬗」，系也。《反離騷》「有周氏之蟬聯兮」，蟬聯亦即丫字之假借。禪，嬗，蟬聯。

朱[二]

錢[一] 此乃封禪字，本作墠。（封，增山高也。墠，闢土廣也。）禪位之禪與封禪不涉，止應作單。《詩·大雅·公劉》「其軍三單」，毛傳訓單為相襲，此乃單字之本義。「其軍三單」者，謂徵兵更番相襲也。（單，鐘鼎有作丫者，象繫連之形。（蓋古止作丫，為象形字。小篆方整之，作單，義與形相失耳。）阮雲臺《鐘鼎款識》謂丫象三辰之形，引《左傳》「三辰旂旗」，謂《詩》「其軍三單」，單即是旂。此說非也。）由訓襲之本義，引申乃為單位之單。單位，即襲位也。又賈誼《鵩鳥賦》「變化而嬗」，揚雄《反離騷》「有周氏之蟬嫣兮」（蟬嫣，系也；系，相襲也。蟬嫣（蟬聯）本雙聲，蓋即一單字），及近人所用之「蟬聯」二字，其本字亦皆是「單」字。故「禪」、「嬗」、「蟬」三字皆「單」之借也。至于《說文》訓單為大，此乃「繟」字之借，非其本義。許書于「單」字實為誤解。

周[一] 此乃封禪字，本作〈禪〉[墠]。封，增山高也；墠，闢土廣也。（應劭曰：封者，增天之高，歸功於天；禪者，廣土地。）禪位之禪與封禪不涉，止應作單。《詩》「其軍三單」，毛傳訓單為相襲，此乃單之本誼。「其軍三單」者，謂徵兵更番相襲也。由訓襲之本誼引申為單位之單，單位即襲位也。又賈誼《鵩鳥賦》

禦 禦 朱一 「變化而嬗」，揚雄《反離騷》「有周氏之蟬嫣兮」（蟬嫣，系也；系，相襲也。蟬、嫣本雙聲，實即一單字。）及近人所用蟬聯字，其本字皆當作單，故蟬、嬗、蟬三字皆單之假借字也。單，鐘鼎文有作Y者，象連綴之形。蓋古止作Y，為象形字，小篆方整之作單，形與誼遂相失耳。阮元《鐘鼎款識》謂Y象三長之形，引《左傳》「三長旂旗」，謂《詩》「其軍三單」，單即是旂。非也。《說文》訓「單」為大者，乃嘽之假借，非其本誼。許書於「單」字實誤。

錢一 禦从午聲。《說文》枝梧、牴牾皆相拒意；御，駕馬勒住不許其走，亦是相午。禦从御聲，御从午聲，午，啎也。御馬者能使馬不行，有啎之之意，故从午。本為祭名，引申為禁禦字者，蓋禦為逐鬼之祭也。

周一 禦从御聲，御从午聲，午，啎也。御馬者止馬不行，有啎之之意，故从啎。禦本祭名，引申為禁禦字者，以禦為逐鬼之祭也。

禖 禖 朱一

朱二 女人求子之祭也。

⿰礻胥 ⿰礻胥 朱一

祳 祳 朱一 祳，蜃，以聲為訓。

祴 祴 朱一 晐備。

禡 禡 朱一 禡牙。

朱二 唐人禡牙，即出軍祭旗也。

錢一 唐有禡牙，即祭旂也。

周一 唐時有禡牙酒，今之出軍祭旗也。

禂 禂 朱一

社 社 朱一 社，齒音歛為舌音，同土。

朱二　古讀杜，或作土，後魚模轉麻部，故……。引申為集合之地。然古惟強盜聚合為社，明以後士人結為社，其名甚非古意。

錢一　社从土聲，因古齒音歛歸舌頭音故。社古讀杜，因魚模轉麻，故讀若……

祲　祲

朱一

禍　禍

朱一　《漢書》作「禍」，《說文》以為「爭惡驚詞也」。《陳涉世家》「夥」與此同。

錢一　害也。禍、害雙聲，以聲為訓。《漢書》多假禍為之。禍，爭惡驚詞也。讀若夥。

周一　害也。禍、害雙聲，以聲為訓。《漢書》多借「禍」字為之。禍，爭惡驚詞也。《史記·陳涉世家》之「夥」字，音誼皆與禍同。

䄏　䄏

朱一　今作妖。

錢一　此䄏異之正字，今多用妖字為之，俗作妖。妖，巧也，與此義別。

周一　此䄏異之正字，今多用妖（俗作妖）字為之。妖，巧也，誼別。

祘　祘

朱一　今通用算。

朱二　算，算籌，名詞。祘，動詞。从示者，三垂，日月星也，所以測天也。今尚曰天祘，故「明視以筭之」。

錢一　筭，筭籌（名）。算，動詞。祘，天算、歷算之祘。

周一　明視以筭之，故从二示。筭，名詞，筭籌也。算，動詞也。祘為天祘、歷祘。从示者，三垂為日月星，所以測天也。

禁　禁

朱一　禁，忌雙聲。引申皇居曰禁中。漢元后父曰禁，故避為省，曰省中。《爾雅》：「林，君也。」故皇居曰禁，御園曰籞。古帝王皆居山林，有神秘思想。引申不許開口曰噤。

朱二　籞（禦祀也）。二字皆避鬼之祭也。引申為帝室皇居，不許人進也。从林从竹，古皇帝住於山林之上。《爾雅》：「林，君也。」

錢-禁與禦義近，皆避鬼之（祭）意，禁使不入也。引申為帝室皇居，不許人進也。故秦漢時天子所居之處曰禁中。禁从林聲，蓋古者天子居山以示神祕，故《爾雅》訓林為君也。漢元后父曰王禁，乃改禁中為省中。由禁止義引申為止令勿言，變為噤字。○皇帝之花園曰禁籞，从林从竹。古者天子居山，故《爾雅》曰：「林，君也。」

周-禁與禦誼近，皆辟鬼之意，禁使不入也。引申之，則天子所居之處曰禁中，天子之苑囿曰籞。禁从林聲，曰禁中者，古者天子居山以示近神，故《爾雅》訓林為君也。漢元后父曰王禁，乃改禁中為省中。由禁止誼引申為止令勿言，後變為噤字。

禫

禫

朱-禫【導】。七部侵、三部幽對轉。

錢-禫从覃聲，在七部（侵），導从道聲，在三部（幽），幽、侵對轉，禫、導雙聲，故「禫服」亦作「導服」。

周-禫从覃聲，在古韻七部（侵），導从道聲，在古韻三部（幽）。侵、幽對轉，禫、「導」雙聲，故「禫服」亦作「導服」。

三部

王部

閏

閏 朱-

皇

皇（皇 大徐）

朱-始皇也。

錢-始皇也。从自王。自與鼻音義同。今俗以始生子為鼻子，其證也。○人在胎中，先有鼻。

玉部

璠 璠

朱一 璠、璵雙聲。兩字合成一語，不是雙聲，必是疊韻。

錢一 璠璵之「璵」，《說文》雖無，然古或有是字，亦未可知。（古或只作與）。凡兩字合成一語，非雙聲，即疊韻。璠、璵雙聲。（？）

瑾 瑾 **瑜** 瑜

朱一 瑾、瑜雙聲。

錢一 皆喉音，二字為雙聲（旁紐？）。

周一 瑾瑜。凡二字合成一語者，非雙聲即疊韻。瑾、瑜皆喉音，故于古亦為雙聲（瑾在羣紐，深喉音，瑜在喻紐，淺喉音；古雖旁紐，亦為雙聲）。

瓊 瓊

朱一 段說甚武斷。赤玉也。

朱二 或作瓗，毛傳訓環。環與瓊聲近，其入聲即為瓗。

錢一 大徐本作「赤玉也」，段妄改為「亦玉」，非。瓊之入聲即矞。

周一 「赤玉也」，段氏改為「亦玉也」，非。古讀瓊音似環，環有員誼，故瓊亦有員誼。凡从夐聲字皆有員誼，《詩》「獨行睘睘」，亦作「煢煢」；《書》「夐求」，亦作「營求」；營、環古通用，自營為厶，自環亦為厶，故營有員誼，夐亦有員誼。「瓊璣」亦作「璇璣」，旋與還、環音誼皆近，有員誼，故瓊亦有員誼。瓊或从矞作璚，或从巂作瓗，故璚、瓗亦皆有員誼。（「立視五巂」亦有員誼。）

珣 珣

朱一 珣玗璂，錦州（外國）語。三字成一語，中國所無，乃譯外音，如《說文》「璧珋」印度云「吠瑠璃」。

錢一 珣玗璂，此依聲訓字（？），當係東夷語（錦州語）。三字合成一語，中國所無，必是譯外國語，如「璧瑠（珋？）」即印度之「吠瑠璃」是。

瓚 瓚 朱一 凡从贊［聲］字必有尨雜意，如囋、鑽字皆是。段氏以圭瓚字用贊，非。盞、琖，《說文》無；錢，《文選》「離離列錢」。凡員而……者皆用戔、贊。

朱二 玉瓚乃盞或琖之假借。《禮記》有「琖」，《方言》有「盞」，《說文》皆無。

錢一 三玉二石也。凡从贊之字，皆有尨襍義，如問一告二曰囋［一］，以羹澆飯曰饡［二］等，皆是。段氏謂圭瓚字當用贊，非。《禮記·明堂位》「灌用玉瓚」，「乃盞或琖」之借。［盞、琖］，《說文》無。盞（《方言》），琖（《禮記》），錢（《文選》「離離列錢」），凡从戔之字皆有圓而中空可容物之意，如「錢鎛」之錢是也。

○此條所記，甚為費解，俟質。

周一 凡从贊之字皆有尨雜誼，如問一告二曰囋（《荀子》），以羹澆飯曰饡（《說文·食部》）。段氏謂「圭瓚」當作「贊」，非。《說文》無琖、盞字，玉琖當是「瓚」之假借。凡从戔之字皆有員而中空可以容物誼，如盞（《方言》）、琖（《禮記》）、錢（《文選》「離離列錢」，《詩》「錢鎛」）之類是。

璑 璑 錢一 碔砆，《瀳言》作「武夫」，殆即「璑」字。

玨 玨（珛 珛大徐）

朱一 玨【畜】，凡唐朝引《說文音隱》，亦未必準。

朱二 段氏改「珛」，妄也。

錢一 大徐本作珛。段改作玨，非也。但「公玨帶」之玨，究不知是何字，或别有其字，或即珛或體。

［一］見《荀子·勸學》。

［二］見《說文·食部》。

璿 璿［一］

朱一「夐求」＝營求（《尚書》），營，厶也。自營為厶，自環為厶。琁亦有圓環意，瓗【規】（「立視五巂」）亦有員意，璚【橘】亦有圓意，旋機［亦］圓，皆相通。況琁、瓊音近，故可通用。

朱二《周髀算經》等皆作「旋機玉衡」，「旋機」或訓渾天儀，或訓北極星。

錢一『「夐求」通「營求」』。營有員意，琁亦有員意，故「瓊璣」亦作「璇璣」，以員故也。夐與旋為十四、五部合韻。瓊、環、琁、旋［皆通］。今文《尚書》「旋機玉衡」，後改為「琁」（旋機即北極）。

璿或［作］琁。夐求，《尚書》作「營求」。營，厶也（厶，營也），自營為厶，自環亦為厶。琁亦有圓環意，瓗【規】（立視五巂）亦有圓意，璚【橘】亦有圓意，以上諸字皆相通。（以琁瓊音近，故可通用？）旋機，圓器也。

瓊从夐（夐求之義），即《書》之「營求」，營、夐古通。營，圓物也。凡从夐聲者有圓義。合以璿之☒。瓊琁（皆圓）、睿，十五、十四合韻最近。』

〇自『至』係録三人所記，均不能憭，姑照録俟質。

周一或作琁，環與琁聲近，又與瓊聲近，故誼亦相通。「璇璣玉衡」之璇為旋之假借。《周髀經》曰：「旋璣，北極星也。」

球 球

朱一《廣雅》「小拱大拱」、「小捄大捄」，王氏注：「灋也。」凡从求聲多有圓意：裘，莍，鞠（平聲，球）。

朱二球訓灋者，以球為規，以磬為矩。

錢一《詩·商頌》「小球大球」，《廣雅·釋詁》作「小捄大捄」（又「小拱大拱」），

［一］此字朱、錢均作「琁」，周作「璿」。大徐本、段注均作「璿」。

王氏注，拱捄皆訓灋。凡从求聲之字，多有圜意。如裘（裘必團毛使之圜？）、莍（莍食？）、鞠（平聲為球）。〇訓灋者，以球為規，以磬為矩。磬可為灋，故引申訓灋。

周一　《詩》「小球大球」、「小共大共」，《廣雅》作「捄」、「拱」，訓灋（王氏《經義述聞》[一]）。按球，玉也，可為磬；磬有折形，古算取灋於句股，磬亦可為算灋，故球亦得引申訓灋。（或云球有圓誼，可以為規；球又可作磬，磬有折誼，可以為矩；訓灋者，由規矩引申。）〇凡从求聲字皆有員誼，如裘（裘必團毛令員）、莍（椒實，椒實裹如裘也）、鞠（球之入聲，《說文新附》：「[毬]，鞠丸也。」字變作捄，即古之蹵鞠）是。

璧　璧　朱一

環　環　朱一　環，古人祇作營。《詩·周頌》「嬛嬛在疚」[二]，亦作「煢煢在宊」。

朱二　旋還，循環。段以為還字。煢、縈聲義皆近，睘、煢通用可證。

錢一　環轉之環，古只作營。環、營所以相通者，因古人睘與煢通用，《詩·周頌》「煢煢在宊」，亦作「嬛嬛在宊」。環營雖非雙聲，然環還聲近，還、營為雙聲，故可通借。〇還旋環營縈聲相近，皆可作環繞用。

璜　璜　朱一

錢一　段謂黌由璜字變來，是也。因辟廱水環。

琮　琮　朱一　《周禮》鄭注之「鉏牙」＝槎牙，《左傳》作「鉏吾」，《說文》作「鉏鋙」。古魚部變入麻部，故吾變為牙。

[一] 亦見王念孫《廣雅疏證·卷一》「灋」也條引王引之說。

[二] 《詩》作「疚」，《說文》作「宊」。

錢一　段注引「鉏牙」‖槎牙，《左傳》作「鉏吾」，《說文》作「鉏鋙」。古魚模部字後變入麻部，故吾變為牙。

周一　段氏注中「鉏牙」字即「槎牙」，《左傳》作「鉏吾」，《說文》作「鉏鋙」。古魚模部字後變入麻部，故吾變為牙。

琥　琥　**瓏**　瓏

朱一　此二字段注亦未確。《子虛賦》「和氏瓏玲」非本意，不過雙聲。

錢一　此二字段注未確。《子虛賦》之「和氏瓏玲」不過雙聲字，與本字無涉。

琬　琬

朱一　圓而……。

朱二　凡从宛聲皆有圓意。

錢一　凡从宛聲字皆有圓意。琬，員形玉。

周一　圭有琬者，即圭首形員者。凡从宛聲字皆有圓誼。琬、琰對稱，琰銳而琬員。

璋　璋

朱一　璋，；圭，。《爾雅》：「上正章丘」。

錢一　半圭為璋。圭，璋。

琰　琰

朱一　古無尖字，炎或即尖字。

朱二　《周禮》注「[為]」本訓，與「琬」相對。「璧上起美色」乃引申意。

周一　从剡得聲。《說文》無尖字，剡即尖之正字，故「琰圭剡半以上」為琰之本誼。許訓「璧上起美色」，殆為引申之誼。

玠　玠

朱一　《爾雅》：「夵，大也。」故「玠，大圭也。」

錢一　《爾雅》：「夵，大也。」故玠訓大圭。

瑒　瑒

朱一　瑒【鬯】。

瓛　瓛

朱一　桓圭。鐘鼎作‖，華表也。

錢一　桓圭也。鐘鼎作‖。

珽 珽

周一 桓圭也。桓，鐘鼎作Ⅱ，即華表也。

朱一 挺然無所屈也。笏，古只有忽字。

錢一 挺然無所屈也。王所執之笏。（笏，古只用忽。）

瑁 瑁

朱一

瑞 瑞

朱一 兩卩合符曰瑞，引申為祥瑞。亦取与合符意。

錢一 兩卩合符曰瑞，引申為祥瑞。作祥瑞解起於戰國，燕齊方士之言以為天子行善政，則天應以祥瑞。亦取与合符意（?）。

珩 珩

朱一 亦取衡平意。

朱二 古亦作衡。

錢一 亦取衡平意。古文多用「衡」字。

玦 玦

朱一 圜而缺者，从缺聲。

錢一 班指之類，中有缺。

珥 珥

朱一 瑱。《莊子·德充符》篇：「不穿耳」。女子佩於耳者曰珥。

錢一 瑱也。

琫 琫

朱一 手所捧處。

珌 珌

朱一

璏 璏

朱一 扇璏，今作「墜」，誤。

朱二 今扇璏（墜）亦即此字。

錢一 今之扇墜（飾扇玉）當作扇璏，作墜，非。

周一 直例切。今之扇璏字，俗作墜，非。

瑑 瑑

朱一 《易》「彖」與「瑑」意相近，有文理也。

錢一 《易》之「彖」字與瑑義近，有文理也。彫刻（?）。

珇　珇

周「圭璧上起兆瑑也」，引申為彫刻玉石之稱。《易》之「彖」字與「瑑」誼近，言有文理也。

朱《方言》「珇」訓「好」，《詩》「衣裳䵉䵉（楚楚）」，好也。

錢《方言》「珇」訓「好也」，即䵉字之借。《詩·曹風·蜉蝣》「衣裳楚楚」，正當作「衣裳䵉䵉」。䵉亦好也(?)。段謂兆瑑之美，非也。

周《方言》「好也」，為「䵉」字之假借（《詩》「衣裳楚楚」正當作此字），䵉，美也。許意謂「兆瑑之美曰珇」，非。

璂　璂

錢綦，結也。下馱上之ㄟ，古曰綦。

周飾綦玉也。（日本袴上之云□□者，亦謂之綦。）

璪　璪

朱因「如水藻之文」，後「文藻」即用藻字。

瑬　瑬

朱冕瑬當从瑬，从旒，非。旒乃游之俗字，旗上之游也。游乃正字，遊乃俗字。

錢此冕瑬之正字，俗作旒，非。旒乃游之俗字，旗上之游也。遨游之游，係由游字引申。游，正字；遊，俗字。

周此冕瑬之正字，俗作旒，非。旒為游之俗字，旗上游也。引申為遨游，俗作遊，非。

瓃　瓃

朱凡从畾聲，亦有圓意。

錢凡从畾聲之字，皆有圓意，如靁、藟、瓃（可旋轉?）。

周玉器也。凡从畾聲字皆有員誼，如靁（象回轉形）、藟（說者謂即今之蒲陶）、瓃（可旋轉）等是。

玼　玼

朱此、斯音同，《詩》「有兔斯首」訓「斯」為鮮，故「玼」亦訓色鮮。以聲為訓也，段氏未明。

錢此、斯音同。《詩·小雅·瓠葉》：「有兔斯首」，《傳》訓斯為鮮，故玼亦訓玉色鮮，以聲為訓也。段氏未明。玼由十五部轉入十六部，音豈。

周：與斯音同，《詩》「有兔斯首」訓鮮，故玼亦訓玉色鮮，以聲為訓也。段氏未明此誼。玼由十五部轉入十六部，音豈。

瑮 瑮

朱：秩、栗疊韻。《考工記》「栗氏為量」，栗乃秩之假借。

錢：瑮（栗？）、秩疊韻。《周禮·考工記》「栗氏為量」，栗乃秩之借，秩米之多少（？）。

周：玉英華羅列秩秩也。瑮、秩疊韻，《周禮·考工記》「栗氏為量」，即「秩」之假借（秩本訓禾之積，引申為秩序）。

璊 璊

朱：凡从㒼聲有赤意。

錢：凡从㒼聲之字，皆有赤意。

瑕 瑕

朱：古無霞字，即作瑕字，後作赮字（說文新附）。馬帶赤曰騢，紅蝦曰鰕。霞，《說文》所無，《史記·天官書》「霞」作「蝦」。古人「瑕」字假作「胡」，《詩·大雅》「遐不作人」即「胡不作人」也。○蝦為蝦蟆，可食之蝦當作鰕（日本稱海老色，因煮紅也）。

錢：玉小赤也。凡紅色者多从叚聲，如騢（馬帶赤也）、鰕（紅蝦也）、霞（雲霞。此霞字《說文》所無，古只作瑕。《史記·天官書》作蝦。瑕，正字；蝦，假字；霞，俗字）等，皆是。後造赮字，實即瑕字。古瑕字亦假作胡（何？），如「〈瑕〉［遐］不作人」＝胡不作人。蓋古人讀瑕本如「何」也。

周：玉小赤也。白玉小赤則玉玷矣，故引申為瑕玷、瑕瑜。凡赤色者多从叚聲，如騢（馬帶赤色也）、鰕（蝦之正字，煮則赤也；蝦為蝦蟆之字）、霞（《說文》無此字，古止作瑕，《史記·天官》作蝦；故瑕為霞之正字，蝦為借字，霞，俗字也）等是。後造赮字（見《說文新附》），實則瑕字。瑕，古亦假借為「何」，《詩》「〈瑕〉

「遐」不作人」即「何不作人」，蓋古無麻部，凡麻部字皆讀如歌部也。

琢　琢

琱　琱

朱一　琱，舌頭；琢，舌上。古無舌上音，故此二字雙聲。

錢一　琢，舌上；琱，舌頭。古無舌上音，故琱、琢為雙聲。

周一　琢與琱皆訓治玉。琢，舌上音；琱，舌頭音。古無舌上音。故琱、琢雙聲，可通用也。

理　理

朱一　治亂之治當从理。治，水名也。

錢一　治亂之治當作理。治，水名也。引申為條理、文理。

周一　治玉也。治玉必分析，故引申為條理、事理。治亂之治亦當作理；治，水名也。

瑣　瑣

朱一　瑣碎之瑣當作貨（貝小）。鎖，《說文》所無，鎖乃自「鋜」引申而來。《漢書》「青瑣門」，瑣即鋜之假字，有相聯繫意，故鎖實可作瑣。

朱二　凡訓小之「瑣瑣」，當作「〈肖肖〉〔貨貨〕」。「鎖」，古無其字，惟用「瑣」，亦用「鋜」。「青瑣門」者，即連環意，故郎當鐵瑣，即連環之鐵瑣也。「胥靡」，胥即鋜字，蓋罪人鎖住者也。

錢一　玉聲。瑣碎字當作貨。鎖，《說文》所無。鎖鍊之鎖，《漢書》借用瑣字（青瑣門）。其正字當作「鋜」（青鋜門），義由青鋜門引申為鎖鍊（牆上彫為郎當聯繫形曰鋜，故引申為鎖之義），又引申為鎖起來也。郎當鐵鎖，亦當作鋜。胥靡＝鋜（靡餘聲）。

周一　玉之小聲。瑣碎字當作貨，訓小之瑣，瑣亦當作貨。瑣即今鎖（《說文》無此）字，《漢書》「青瑣門」，其正字當作鋜。「青鋜門」者，牆上彫為郎當聯繫之形，故名。由青鋜門之誼，引申為鋜練。郎當鐵鎖，亦當作鋜。「胥靡」即「鋜」字也，

引中則凡被鮔之人亦稱胥靡。《莊子》：「胥靡登高而不懼。」

碧　碧

朱一　或即石青，或即翡翠，皆未可知。

錢一　或即石青，或即翡翠，皆未可知。

瓅　瓅

朱一　玓瓅。鑠，《爾雅》訓美，光明也。古人銷金為鑠，後假瓅字為鑠字，訓美。

周一　玓瓅，明珠光也。《爾雅》訓「鑠」為美，乃「瓅」之假借字。鑠，銷金也。

珧　珧

錢一　即江珧柱。

玫　玫　瑰　瑰

朱一　瑰，十四[一]，玫，十三部，雙聲。玫‖門，一轉為玫。「玫瑰」之「瑰」不可用此字。《周禮》「大傀異災」，故奇瑰字當作傀。傀加玉，猶偉加玉作瑋。

錢一　「琦瑰」字不宜用瑰字，當作傀。傀，怪異也，《周禮·春官·大司樂》：「大傀異災。」

周一　玫瑰。玫古讀如門，在十三部，今轉為枚，在十四部[二]。「琦瑰」當作「傀」，《周禮》：「大〈瑰〉[傀]異災。」傀从玉作瑰，猶偉从玉作瑋，皆非本誼。

瑚　瑚

朱二　「瑚連」當作「胡」，其本字《說文》有〈盬〉[盬]。

錢一　「瑚璉」之本字作「盬」，亦借用「胡」。

靈　靈

朱一　引中為精明為靈，最昏昧者亦曰靈。宗教教主即王，故稱最善者曰靈；後迷信漸破，故靈為不善之誼。

錢一　巫也。引申謂精明曰靈；後人不信宗教，故最昏昧者亦曰靈，如謚靈之靈是。

[一] 依段注，「瑰」在十五部。

[二] 段注：「玫」之「二義古音皆讀如文，在十三部；今音則前義讀如枚，入十五部，後義讀如罠，入十二部。」

玨部

班

班 朱ㄧ分古讀奔。班分从玨；頒，大頭也，假借。又作辨，《左傳》：「上下以辨」。斑駁之斑，亦是假借。班固之班當作彪（令尹子文乳虎）。班次之班當作𢍏，《廣雅》有「黺」。

錢ㄧ古無輕唇，讀分為奔，班、奔相通(?)。班，分瑞玉，引申為分之義，「班分」正作班。作頒，義別；頒，大頭也，假借字。《左傳》「上下以辨」，辨即班字之借。《書》「班瑞于羣后」（分也）亦作「辨瑞于羣后」。「班剝陸離」之班係借字，正作辬。辬，駁文也；駁文，駁雜之意。俗作斑。「班固」之班亦是假借，正當作彪（令尹子文乳虎?）。○班布＝分。班列，古只作辨，正疑作𢍏，《廣韻》作「黺」。

周ㄧ分瑞玉也，引申為「班分」之班。古無輕唇音，讀分如奔。班、分雙聲，故相通。《周禮》以「頒」為「班」，假借字也。頒，大頭也。古「班」與「辨」通用，《左傳》「上下以辨」，辨即班之假借，《書》「班瑞於羣后」亦作「辨瑞於羣后」。「班布」與「班列」古或作「辨」，正疑作「𢍏」，《廣韻》作「黺」。「班駁陸離」之班正當作「辬」，辬，駁文也；俗作斑。班姓之班正當作彪，彪，令尹子文之後也，因乳虎，故从虍。

𤤺

𤤺 朱ㄧ𤤺【服】。皮包可作𤤺，包、服一聲之轉。包服又有「箙」字。

錢ㄧ皮匧可作𤤺。包服，當作勹𤤺。（包、服一聲之轉(?)。）

周ㄧ讀與服同，車笭間皮匧也。包服當作勹𤤺，勹與𤤺一聲之轉。服本作箙，見《說文·竹部》。服乃假借字。

气部



气 朱一「气食」之气从气，本作氣＝餼。故給食為氣，气食亦為氣。

朱二 氣食、氣與。餼，給與，引申為氣食。匄、借亦有兩義。

錢一 雲气也。「气丐」之气，正當作氣。與人食曰氣（或作餼，給食也），引申求人與之食亦可作氣。至于雲氣及凡一切氣，皆當作气。今二字互用。（匄、借亦有兩義？）

周一 雲气也。气匄之气（俗作乞，為气之形誤），正當作氣（後以氣為雲气，故又以餼為氣）。與人食曰氣，引申之，从人求食亦曰氣（借貸等誼亦互用）。至雲氣及一切氣 皆當作气。今人于「气」、「氣」二字互誤。

士部



士 朱二 从一从十，即一件也，一件事。能辦事曰士；牛能作事，故亦訓事；男能辦事，故男訓士。

周一 事也。古言一事，猶今言一件。士大夫者，能治事之稱也。《說文》：牛，事也，亦以其能治事故也。男子能治事，故男亦訓任（見《白虎通》）。



壻 朱一 有才曰倩，《說文》作「婧」。壻、婧雙聲。

錢一 有才曰壻，亦曰婧，今借用倩字。壻、倩雙聲。

周一 从士胥，胥為有才知之稱。亦曰婧，《說文》：「婧，有才也。」今以「倩」字假借之。壻、婧雙聲。

丨部



中 朱二 古「納」字只作「內」。內兼二訓，故「中」亦兼二訓。在內曰中。「中傷」者，

亦納義也。《禮記》「其中退然若不勝衣」，中乃身也；日本云「胴」。此引申義。

錢「中，內也（古納入字只作內）；中傷、中矢。中，內也。因訓內，故身亦曰中，《禮》「其中退然若不勝衣」，中，身也，即日本之「胴」字。此為引申義。「內」兼二訓，故「中」亦兼二訓：在內曰中；「中傷」者即有納義。

周「內也。內兼二訓，故中亦兼二訓。舉內別外，一誼也；中外猶內外。納，一誼也（古納字只作內）；中傷猶納（受也）傷。中外之中引申為身，《禮記》「其中退然若不勝衣」，中，身也。此「中」字之誼猶日本之「胴」字。

第一篇下

屮部

屮 屮 周一 與艸實係一字。

屯 屯 朱一 易出曰利，難出曰鈍。引申為屯聚，師亦有屯聚意。

朱二 本義為難。訓「盈」者，《詩》「有敦瓜苦」，敦，聚也。敦、屯、團、墩，皆有聚意。聚則盈。其本字皆當作𠂤。

錢一 難也。易出曰利，難出曰鈍。鈍者，屯之孳乳字。屯聚之屯，則从𠂤轉。師从𠂤，故亦有屯聚意。○敦、屯皆有聚意，團練亦近，墩（本作𠂤）亦同。故屯，行也。借為𠂤字，《莊子·至樂》：「生于陵屯。」[一]

周一 難也。易出曰利，難出曰鈍，故利鈍之鈍从屯聲，鈍即屯之孳乳字也。訓「盈」之屯，為訓「聚」之敦（《詩》「敦彼行葦」）、團（俗云團練，亦有聚誼）、𠂤（俗作墩）等字之引申誼（聚則盈），實即「𠂤」之假借字。屯聚之屯从𠂤音轉，𠂤、屯雙聲。師从𠂤，故師亦有屯聚意。《莊子》「生於陵屯」，即「陵堆」也。

周二 難也。易出曰利，難出曰鈍。鈍乃屯之孳乳字。引申為屯聚。師从𠂤（即今堆字），亦有屯聚意。○屯、敦、𠂤、堆皆有聚意，故亦可訓盈。《莊子》「生于陵屯」，即「陵堆」也。

[一]《莊子·至樂》「生于陵屯」釋文引司馬注及《列子·天瑞》「生于陵屯」釋文皆作「屯，阜也。」

毒 毒

朱[一]：毒，三部。害。古人「毒」音近「篤」，篤，厚也，故為訓。天竺＝篤、身毒。

錢[一]：古音如篤。篤，厚也；故毒亦訓厚。訓厚之篤（篤，鈍也），正字作竺，因音同，故天竺亦稱身毒。《國語》：「厚味實腊毒」，毒，好也。

周[一]：厚也。古音如竺（竺為篙之重文），讀若篤。古竺、篤通用，訓厚（篤之本誼「馬行頓遲也」），故毒亦訓厚，《國語》：「厚味實腊毒」。古竺、毒音同，故天竺亦作身毒。

周[二]：古音篤。篤，厚也；故毒訓厚。竺，《爾雅》訓厚，古音篤，故天竺亦稱身毒。

圥 圥（圥 大徐）

朱[一]：圥【六】。訓跳也，其行圥圥。《莊子·馬蹄》：「翹足而陸」。司馬云：跳也。陸梁＝跳踉，踉即梁，陸即圥，跳也。鼁，其行圥圥。坴，跳也。

錢[一]：又訓跳也。《莊子·馬蹄篇》「翹足而陸」，陸即圥字之借。跳稱為陸，亦稱為梁，陸、梁雙聲。後世有踉字，即梁字也。故陸梁＝跳踉。○鼁，其行圥圥。坴，跳也。

周[一]：菌圥。又訓跳，《莊子·馬蹄篇》「翹足而陸」，陸即圥之假借。陸訓跳，陸、梁雙聲，故梁亦訓跳。後世有「踉」字，為梁之變。陸梁即跳踉也。凡从圥之字皆有跳行誼，如鼁（《說文》：「圥鼁，詹諸也，其行圥圥。」）、坴（跳也。按《說文》：「越也」）是。

周[二]：又訓跳也。《莊子·馬蹄篇》「翹足而陸」，陸即圥字之假。跳稱為陸，亦稱為梁，陸、梁雙聲。後有踉字，即梁字也。故陸梁即跳踉。鼁，其行圥圥。坴从圥，跳也，《說文》：「越也」。

艸部

莊 錢一 《爾雅》有「奘」字，訓駔。駔，馬大也。引申為莊嚴之意，故莊嚴當作奘嚴（段謂當作「壯嚴」，亦通）。「六達謂之莊」，此義未詳所出，但山莊之義，即由此出。

周一 《爾雅》有「奘」字，訓駔。駔，馬大也。引申為莊嚴之莊，故莊嚴當作奘嚴（段氏謂當作壯嚴，亦通，取壯盛精嚴誼）。「六達謂之莊」，誼未詳，然山莊之莊為其引申誼。

周二 《爾雅》有「奘」字，訓駔。駔，馬大也。引申為莊嚴之意，故莊嚴當作奘嚴（段謂當作壯嚴，亦通）。「六達謂之莊」，此義未詳所出，但山莊之義即由此出。

蓮 周一 蓮莆，瑞艸也。今作箑。

周二 蓮，今作箑。

虋 錢一 凡音門之字皆有赤意。虋，莫奔切。

周一 赤苗，嘉穀也。凡音門之字皆有赤意，如「璊」、「穈」皆莫奔切。

周二 赤苗，嘉穀也。凡音門之字皆有赤意，如「璊」、「穈」皆莫奔切。

荅 朱二 荅、對雙聲，「應荅」為「對」之假借。

周一 小尗也。對荅之荅為對之假借，對、荅雙聲。

藿 錢一 尗之苗也。藿香之藿，無關本意。

周一 尗之苗也。藿香之藿，無關本誼。

周二 尗之苗也。藿香之藿，無關本誼。

萉 錢一 或體作黂。賁、〈萉〉〔肥〕雙聲。

周一 枲實也。或體作黂，賁、肥雙聲。

芓 錢一 枲之實也。《爾雅》作 芓 。

蘇 朱一 樵（刈）蘇，當作穌。蘇醒，當作甦；《釋名》：「甦，蘇也。」

荏　荏

錢一　桂荏也（即紫蘇）。樵蘇，穌之借（穌，把取禾若也）。「死而復生曰蘇」，殆「朔」之借，《釋名》曰：「朔，蘇也。」

周一　桂荏（即紫蘇）也。樵蘇之蘇為穌之假借。穌，把取禾若也。「死而復生曰蘇」為「朔」之假借，《釋名》：「朔，蘇也。月死復蘇生也。」

周二　紫蘇也，一曰桂荏。樵蘇字當作穌。穌，把取禾若也。訓「復生」當作「疏」，疏，通也。○刈禾曰穌，引申為樵穌字。「再生」當作「朔」。

朱二　荏染，雙聲連語。「色厲而内荏」，荏訓柔弱，當作恁，下齎也，即下資也（下劣同意）。

錢一　荏染，雙聲連語。「色厲而内荏」之荏訓柔，係借為恁⊙。《說文·心部》：「恁，下齎（資）也。」

周一　桂荏也。「色厲而内荏」之「荏」為「恁」之假借。恁，下齎也。齎通資，下資謂天資下劣，即柔弱也。「荏染」為雙聲聯語。

周二　「色厲而内荏」，即「内恁」，恁，下齎也；齎即資字，天資也。

葵　葵

朱一　揆假借字。

錢一　《詩·采菽》「天子葵之」之「葵」，借為「揆」字。

周一　《詩》「天子葵之」之葵為「揆」之假借。

周二　《詩》「天子葵之」字，係「揆」之假。

菹　菹

朱一　菹＝菹。

錢一　醃菜也，亦可用菹。

周一　醃菜也，亦可作菹。

周二　醃菜也，亦可用菹。

蒙　蒙

朱一　苦苣。

錢一 即苦苣，今之萵苣筍也。

周一 苦苣，今之萵苣也。

周二 苦蕒菜也，俗作烏蕒筍。

芋 芋 朱一 聲大即呼莒。

錢一 齊人呼為莒者，芋聲大，即為莒音。

周一 大葉實根駭人，故謂之芋。凡于聲字多訓大。齊人謂芋為莒者，芋聲侈即為莒音。

蘧 蘧 朱一 《莊子》「蘧廬」當作「遽」；遽，傳也；傳，驛傳也。蘧乃遽之假字。遽廬者，旅舍也。客棧當作客傳。

錢一 即洛陽花也。《莊子》之「蘧廬」，係「遽」字之借。遽，傳也；傳，即驛傳也。暫居之所曰「遽廬」。

周一 蘧麥，即今洛陽華也。《莊子》之「蘧廬」乃「遽」字之假借。「遽，傳也」（見辵部）。輕捷之車曰遽，曰傳，引申之，則凡遽與傳所止之處亦曰遽、曰傳，故遽訓傳舍，傳亦訓驛傳。更引申之，則凡暫居之處亦曰遽廬。（遽廬，傳，言旅舍；今客棧當云客傳）。

周二 蘧麥也。《莊子》「蘧廬」字當作「遽」。遽，傳也；傳，驛傳也。暫居之所曰「遽廬」。○傳，今作棧。

菊 菊 朱二 大菊，洛陽花。

錢一 即洛陽花。本義今廢而不用，誤用為鞠花之鞠（蘜）。

周一 大菊，蘧麥，即洛陽華也。今誤為蘜華之蘜，本誼廢矣。

周二 本義廢而不用，誤用為蘜花之蘜。

葷 葷 朱一 古文作「薰」。

蘘 蘘 錢一 蘘荷也。蘘荷即芭蕉（正作巴且）之類。

菁

周一　蘘荷也，即今巴且之類。
錢一　菁華之菁，為引申之義。
周一　韭華也，引申為菁華。

蘆　菔

菔
朱一　今變為「蘆葡」。蘆花當作葭，讀為歌。歌與蘆音相近，故變。
朱二　蕪菁，今大頭菜也。
錢一　蘆菔，俗作蘿蔔，非。菔，古音如薄。蘆花之蘆，當作葭。古無麻部，故讀葭如歌，歌、蘆疊韻，故葭花借用蘆字。
周一　蘆菔，俗作蘿蔔，非。菔，古音如薄。蘆葦之蘆，當作葭。古無麻部，讀葭如歌，與蘆音近，故假葭為蘆字。
周二　今俗作蘆葡。蘆花字當作葭。葭古音姑，姑蘆疊韻，故變。菔音薄，正合江北人之聲。

苹

朱一　萍、苹同，庚部。
錢一　苹、萍、蓱（蘋？）三字同，在庚部。
周一　萍、蘋皆在侵部，薲在真部。
周二　萍、蘋皆在侵部，薲在真部。[一]

薲

朱一　薲、蘋古今字，真部。
錢一　在真部。薲、蘋古今字。

藼

朱二　亦引申為忘，《詩》「終不可諼兮」，乃藼之假字。
錢一　引申為忘，《詩》「終不可藼兮」，忘也。

[一] 此條各字諸家所記韻部互異，依段注，苹、萍、蓱皆在十一部，蘋薲在十二部。

营 营

周一 或作萱，忘憂之艸也，引申訓忘。《詩》「終不可諼兮」之「諼」，乃「萱」之假借。諼，詐也。

朱一 营藭。营與鞠雙聲。

錢一 营藭。《左傳》作「鞠窮」，营、鞠雙聲。

周一 营藭，《左傳》作「鞠藭」，营、鞠雙聲。

周二 【营】藭，香艸也。《左傳》作「鞠窮」，营、鞠雙聲。

蘭 蘭

朱一 澤蘭。引申「宋有蘭子者」，服虔注：「縱失曰蘭」。【一】即輕縱。今曰「濫」者，即蘭字也。

朱二 澤蘭。

錢一 澤蘭，香草也。《列子》「宋有蘭子者」，《通俗文》（服虔注？）曰：「縱失曰蘭」。引申無規矩而放縱者曰蘭，即今用「濫」字之義。

周一 澤蘭，香艸也。《列子》「宋有蘭子者」，服虔《通俗文》：「縱失曰蘭」。引申無規矩而放縱者曰蘭，即今「濫」字誼也。

周二 即澤蘭，香艸也。《列子》「宋有蘭子者」，放縱曰蘭，今曰「濫」者，即蘭字也。

茝 茝

朱一 茝【采】，即今芷字。

朱二 白芷字《說文》無△，即茝字。

錢一 茝，昌改切。白芷，應作白茝◎。茝，芷之正字。

周一 芷之正字。白芷當作白茝。

周二 茝【采】，即今白芷。

薰 薰

朱一 零陵香也。

【一】「宋有蘭子者」見《列子・說符》篇，「蘭子」為人名。「縱失曰蘭」見《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

蒚

錢一　零陵香也。

周一　零陵香也。

芑

朱二　蒚、芑實一字，聲音相同。

錢一　二字音義皆同，《說文》雖分為二字，實是一字。

周一　蒚、芑二字音誼皆同，實是一字。

周二　蒚、芑音義皆同，實一字耳。

苷

錢一　甘艸之正字。

茅

錢二　栗之實曰「柔」，《莊子》借用「茅」字為之。茅，三稜也。

周一　三稜也。栗實曰「柔」，《莊子》借「茅」字為之。

藎

朱一　進也。「藎臣」，王所引進之臣，稱為「忠臣」者，不通。

錢一　「藎臣」之「藎」，《毛傳》訓為「進」。藎臣者，王所引進之臣也。今以藎臣為忠臣而稱為「忠藎」者，實欠通。

周一　艸也。藎臣之藎，《毛傳》訓「進」。藎臣者，王所引進之臣也。今人以藎臣作忠臣解，殊誤。

周二　艸也。又《詩》「傳」訓進，「藎臣」者，王所引進之臣。今解作忠臣，不通。

菫

朱一

蘉

錢一　人蘉，今作人參。

周一　《本艸經》之「人參」當从《說文》作「人蘉」。

虊

朱二　蒓菜，當作虊，二字聲相近。蒓，蓴蒲也。

錢一　即蓴菜之本字；蓴，義別。（蒓，蓴蒲也？）

周一　蓴菜之蓴，《說文》訓蒲，正當作虊。蒓亦假借字。

周二 今謂「蓴菜」。

荗

朱一 荗，犬背曲也。漢假「盭」為荗。

錢一 荗草之荗，《漢書》中有借「盭」字為之者。

周一 漢以「盭」字假之。荗，曲也，象犬出户下；亦有以「盭」字假之。二字皆音麗。

周二 漢以「盭」字假之。荗，曲也，象犬出户下；亦有以「盭」字假之。二字皆音麗。

荍

朱一 今大頭菜。

錢一 今之大頭菜也。

周一 俗名大頭菜。

菩

朱一 古或作萯（王瓜）。

錢一 古或借萯為之。萯，王瓜也。

周一 古或假萯為之。萯，王瓜也，音婦，與菩同音。

周二 草也。古或作萯，萯本訓王瓜，音婦，與菩同音。

茅

朱一 《爾雅》「茅，明也」，以反意訓。《爾雅》：「顛髳，不明也。」[一]「霧」亦然。「前茅」者，旌旗所以著明也。茅、明雙聲。

錢一 凡从矛聲字，皆有不明之意。如《爾雅》「顛髳」訓不明，「霧」亦取不明意。《爾雅·釋言》：「茅，明也」，是相反為訓。

周一 凡从矛聲字，皆有不明誼。如《爾雅》「顛髳」訓不明，「霧」亦取不明誼。《爾雅》：「茅，明也」，以反誼為訓。《左傳》「前茅」，旌旗所以著明也。茅、明雙聲。

周二 菅也。凡从矛聲字皆有不明意，如《爾雅》「顛髳」訓不明，「霧」亦取不明意。

[一]《爾雅·釋詁》：「顛髳，茀離也。」郭璞注：「茀離即彌離，彌離猶蒙蘢耳。」

《爾雅》：「茅，明也」，是以反義相訓也。

蘄　蘄　朱一　借為祈字。

錢一　鐘鼎中有借為祈求字用者。

周一　古鐘鼎款識多借為祈字（今祈求字亦借用之）。

周二　草也。今有借作「祈求」字用。

蓷　蓷　朱一　今益母草也。

錢一　今益母草也。

周一　今益母草也。

周二　今益母草。

萅　萅　朱一　萅即蘊字。萅，支部；蘊，灰部，對轉。[一]

朱二　萅、威聲近，今云蘊。《左傳》「蘋蘩蘊藻之菜」，蘊即假為萅。

錢一　萅與威聲近。《左傳》「蘋蘩蘊藻之菜」，蘊字借為萅字。諄、脂對轉（十三、十五部相轉），故蘊得借為萅。

周一　牛藻也，讀若威。《左傳》「蘋蘩蘊藻之菜」，蘊即萅之假借。諄、灰對轉，故蘊得假借為萅。俗有蘊草字，亦萅之假。

周二　萅音威，係諄、灰對轉，故威姑即君姑。

芺　芺　朱一　漢人作為「笑」。古無笑字，此芺字亦未為定論。

莩　莩　朱一　即芆。餧芆。

朱二　餓莩或作殍，實即芆字，死而倒也。葭莩乃稃（禾皮）之假借。孚，抱也。鷄孚卵者，抱卵也。與稃意近。又（郭）[郛]郭（城周也），从孚者。

[一] 支、灰非對轉。「支」疑為「文」之誤。段《注》此二字皆為十三部。讀若威則轉入十五部。

錢一 餓莩之莩（殍）本作𣦼，死丙倒也。「葭莩之親」[一]，莩，皮也，殆借為稃（禾皮也）。凡从孚聲，皆有皮意，郛、孚是也。

周一 草也。餓莩之莩或作殍，正當作𣦼。餓死曰孚（《孟子》趙注：「《說文》：𣦼，落也。」）。「葭莩之親」，莩訓皮，為稃之假借（《說文》：「稃，穭也。」「穭，穅也。」「穅，穀之皮也。」）。凡从孚字，皆有外皮意，如字孚（莩卵也。鳥抱卵恒以爪）、郛（郭也）、脬（旁光也。《釋名》：「脬，鞄也。」）是。

周二 草也。又音殍，用作「餓莩」字者，乃𣦼字也。〇餓莩字當作𣦼；葭莩字當作稃，稃，米皮也。葭莩、稃、郛皆有皮意，孚本義抱也。

夢

朱一 灌渝，即《爾雅》「權輿」。

錢一 灌渝也。灌渝即「權輿」（《爾雅》）之正字。

周一 灌渝也，讀若萌。灌渝即《爾雅》「權輿」之正字。凡萌芽字作萌，葭蘆之萌作夢。

周二 灌渝也。即《爾雅》「權輿」。〇萌也，始也。

葍

葍

朱二 葍、葍同一字。

錢一 葍、葍一字。

周一 葍與葍實係一字。

蓨

苗

朱二 蓨、苗同一字。

錢一 蓨、苗一字。

周一 蓨與苗實係一字。

[一]《漢書・中山靖王勝傳》「非有葭莩之親」，注：「莩，葭裏之白皮也。」

薚 朱一 商陸，毒草。
錢一 即商陸，毒草。
周一 毒草也。即商陸，俗名章陸，又轉為章柳。

蔽 朱二 今變作蓢。
周一 菅蔽之蔽如此，俗蓢字為蔽之形誤。

藟 朱一 有藤草曰藟。
錢一 有藤之草也。
周一 有藤草也。
周二 有藤之草也。

茈 朱一 即《爾雅》「藐」，染紫草。
錢一 即《爾雅》之「藐」，染紫之草也。
周一 即《爾雅》之「藐」，染紫草也。

藐 朱二 《孟子·盡心下》「說大人則藐之」，假為「眇」字，小也。
錢一 藐視之藐，當作杪（眇？），杪，小也。
周一 茈草也。藐視之藐，乃杪之假借，杪，小也。
周二 茈草也。藐視字當作杪，杪，小也。

葥 朱一

蒐 朱一 鄭康成以「韎」為「茅蒐」之合聲（讀回）。
錢一 鄭康成以「韎」為「茅蒐」之合音。
周一 茅蒐，人血所生，可以染絳。鄭康成以「韎」為「茅蒐」之合音。
周二 鄭康成以「韎」為「茅蒐」（人血所生，可以染絳）之合音。

苞 朱二 〈蕈〉[藨]草。草木漸苞當作勹，今作包；包裹當作勹。



艾

錢一 許誤。段駁之，是也。

周一 許書誤，段氏正之，是也。包裹字正當作勹。

周二 許誤，段駁之，是也。

朱一 少艾，以訓養意訓；艾，老也，以其色相似為訓。艾、育、養同訓。《尚書・舜典》「教冑[子]」，《說文》引作「教育子」。今福建人稱小孩曰養子，古人稱為育子。

朱二 懲艾，當作乂。

錢一 老也(?)，以其色相似為訓；少艾，以訓養意訓。《爾雅・釋詁》：「艾，養也。」艾、育、養三字義同(《爾雅》訓)。《尚書》「教冑子」，《說文》引作「教育子」。今福建人稱小孩曰敄子，古人稱育子，亦作鬻子。此三字，皆幼之義也。〇艾養。懲艾借為乂。

周一 氷臺也。又訓老也(《禮記・曲禮》：「五十曰艾」。《周書》「保民耆艾」閻注：「七十曰艾」。)，以色相似為訓。少艾之艾，訓養。艾、育、養三字同誼。《書》「教冑子」，《說文》作「教育子」。今閩人呼小兒曰敄子，古人稱育子，亦作〈育〉[鬻]子。此三字 皆幼之誼也。懲艾之艾，為乂之假借；艾訓治，為乂之假借。

周二 老也，以其色相似為訓。少艾，美好也。艾，養也。艾、育、養三字同義。《尚書》「教冑子」，《說文》引作「教育子」。今福建人稱小孩曰養子，古人稱育[子]，亦作鬻子。此三字皆幼義也。



茦

朱二 茦、莿實一字。

錢一 茦、莿一字。

周一 草之芒茦也。茦、莿實係一字。

苦 苦

朱一 今瓜蔞。

朱二 苦蔞，今天花粉。

錢一 瓜蔞也。今天花粉。

周一 苦蔞，今云瓜蔞，天花粉也。

周二

葑 葑

朱一 青菜、白菜。

朱二 白菜也。

錢一 青菜、白菜之類。

周二 青菜、白菜之類。○須從也，今云菘。

董 董

朱一 董＝董。董，正也，故假為「督」。董，錮也。《史記・倉公列傳》「气當大董（錮也）」。

朱二 董之入聲為督，故借為督。督有正意，故又訓正。

錢一 董事之董訓正，係借為督字（董之入聲為督），督有正意，故董事乃督事也。《史記・倉公列傳》「气當大董」，董，錮也（「錮也」之訓見《方言》）。

周一 鼎童也。董事（亦作董，古董、董通用）之董訓正，為督之假借字，董事即督事也。《史記・倉公傳》「气當大董」，董，錮也（見《方言》）。

周二 董即董，古童、重通用。董訓正，故假為督用，故董事即督事也。《史記・倉公傳》「气當大董」，董，錮也。

菳 菳

錢一 黃芩，正當作黃菳，作芩者非，芩乃青蒿也。

周一 黃芩，正當作菳；芩，青蒿也。

周二 黃菳非「芩」，芩，青蒿也。

芩 芩

朱一 青蒿。

菱 朱一 因有棱角，故稱。
錢一 因菱有棱角，故稱。
周二 有稜角，故稱。

蘜 朱一 即今菊字。古人所謂蘜，特指小而黃者耳，今藥品所用是也。
錢一 菊花之菊，當作此，今用菊，非。但古之所謂蘜者，特指小而黃者耳（即今藥品內所用者）。
周一 菊華字當作此，今用菊，非。
周二 今菊字。古人所謂蘜者，特指小而可為藥者耳。

蘪 朱二 蘪、蒹同一字，皆从兼聲。
周一 蘪與蒹實係一字，皆从兼聲。

艻 朱一 艻＝茖，蘆根之茖當作艻。
朱二 今茖帚當作艻。
錢一 蘆根之茖當作艻。(?) 今茖帚＝艻。
周一 今茖帚字當作艻。

菡 朱一 菡萏，疊韻。

茄 朱一 讀哿，音近荷，何、加相同。
錢一 讀如哥，音近荷，故負何、加相同。(?)
周一 古讀如哥，音近荷，故負荷即負加也。荷本訓扶渠葉。
周二 扶渠莖也。讀哥，音近荷，故負、何、加相同。

莪 朱一 莪、蘿，猶蛾、羅（馬蟻）音近，轉為螻。
錢一 莪，蘿，以聲為訓，故蛾即羅，羅轉螻，故蟻亦可稱蛾。
周一 莪，蘿也。以聲為訓，故蛾即羅，羅轉螻，故蟻亦稱蛾。

蔚

周二　莪，蘿也。以聲為訓，故蛾即羅，羅轉螻，故蟻亦可稱蛾。《虫部》曰：「蛾，羅也」，即今蟻也。「蠶蛾」字當作「䖸」。

蔚

朱一　蔚然之蔚當作鬱，蔚之入聲也。

錢一　《易》「其文蔚也」、「蔚然」等「蔚」字，當作鬱。鬱即蔚之入聲也。

周一　牡蒿也。「其文蔚也」、「蔚然」等「蔚」字，為「鬱」之假借。鬱即蔚之入聲。

周二　牡松也。「蔚然」字當作鬱，鬱即蔚之入聲。

蕭

朱一　蕭【肅】牆，即今門外照牆。蕭假為肅，肅牆者，起敬也。然未必是。蕭、萩實即一字。○秀才作茂才，亦音轉。

錢一　艾蒿也。萩，蕭也。蕭、萩實只一字。蕭牆，即今門外照牆，當作肅牆。蕭斧之蕭，不知何字之借（段謂是肅之借，非也。）。

周一　蕭與萩實係一字。蕭牆即今門外照牆，為肅之假借。蕭斧之蕭，未詳所本；段氏謂亦肅之假借，非也。

周二　艾蒿也。萩，蕭也。蕭、萩實即一字。

芍

朱一　芍藥疊韻，當作勺。芍，鳧茈。

朱二　鳧茈，今音轉云〈勃齊〉[荸薺]。

錢一　芍音胡了切，鳧茈也，即俗字之荸薺。今人作芍藥花用，非。芍藥當作勺藥，勺藥係疊韻字，無正字。

周一　鳧茈也。今人用作芍藥華字，非。勺藥，疊韻聯語，故無正字。鳧茈，今曰荸薺，一聲之轉。

周二　鳧茈也。芍藥字當作勺。勺藥疊韻。

蔿

朱一　後為蘤，即今花字。

朱二 或云即蘤字，《說文》無「花」字，三國時用蘤為花，然《說文》此字訓草，未必是花。
錢一 草也。或曰後變為蘤，即今花字。
周一 草也。或云即蘤字，《說文》無「花」字，《三國志》以蘤為花。然《說文》「蔿」字訓草，未必是花。
周二

苑
朱一 「苑枯」、「蔚然」之入聲同作「鬱」。
錢一 「苑枯」、「蔚然」之「苑」、「蔚」皆借為「鬱」字，鬱即蔚、苑之入聲也。（《詩》「苑彼中林」，亦借為「鬱」字。）
周二 茈苑，即紫苑。《詩》「苑彼中林」，假作「鬱」字用，蓋鬱亦苑之入聲也。

茉
朱一 倉茉。秝，另字。
錢一 倉秝、白朮之秫、[朮]，皆當作茉。
周二 「蒼秝」，當作「倉茉」。

蕛
朱一 邵晉涵作「蕛稗」、「荑稗」。

蔣
錢一 即今之茭白。
周二 苽也，即今茭白。

苽
錢一 即今之茭白。

䕼
朱二 古借為「然」字。

薖
朱一 薖，寬雙聲，引申為寬大，歌、元對轉。中空之薖，當作窠。
朱二
錢一 薖、寬雙聲，歌、元對轉，故引申為寬大，《詩》「碩人之薖」。訓中空之薖，當為窠字之借。

蕣

周二　邁、寬雙聲，故引申為寬大。訓窾空者，當作窠。
朱二　堯舜當為蕣字之借，故曰「重華」。
周二　舜名重華，疑即此字。

茮

朱一　即椒（後人所造）字。
錢一　即椒之正字，椒係俗字，《說文》所無。
周二　即椒字，椒係後人所造。

菭

朱一　今省作苔。
錢一　俗省作苔。
周二　今省作苔。

萌

朱一　芽也。引申為甿、氓，古人視民如草萌。
朱二　古視民如草，故曰萌。「蒼生」亦然。
錢一　芽也。引申為甿、氓，可見古人視民如草，如「蒼生」。
周二　芽也。引申為甿（音門，田民也）、氓（民也）之稱，於此可知古人之視民為何如矣！○視民如草。

葉

朱一　古人假為世字。
朱二　葉，樹木之葉；枼，木片；鍱，金葉。又借為世，以从世聲。《詩》：「昔在中葉」。
錢一　葉从世，故古人多假作世字用，如《詩》「昔在中葉」，世也。○葉，草木之葉；枼，木之薄片（一枼扁舟）；鍱，金葉子。
周二　从世，故古人多假作世字。○枼，木片也；鍱，金葉也。《詩》：「昔在中葉」。

葩

朱一　葩、華疊韻。
錢一　葩、華疊韻，草木華也。(?)
周二　葩、華疊韻，草木華也。

芛　芛

朱一　花繠也；繠，垂也。

朱二　芛（蒈，委）。今花心作繠，俗作蕊。

錢一　花心曰繠，即芛字之借，俗作蕊。

周二　芛本華字，後作繠，蕊乃俗字。

蔈　蔈

朱一　與標、鏢同訓秒末。

朱二　草末曰蔈，木末曰標（又作杪），金末曰鏢。

錢一　「一曰末也」。凡从票聲字，皆有末意，如鏢、標等字，皆訓秒末，今用秒，同。

○蔈，草末；標，木末，又曰杪；鏢，金末。

周二　「一曰末也」。凡从票聲字皆有末意，如鏢、標字。

薾　薾

錢一　爾，一切之盛；薾，草木盛。

蘳　蘳

周二　草木華垂也，引申為凡物垂。

芒　芒

朱二　草端，引申為鋒芒。

周二　草端也，引申為鋒芒字。

荄　荄

朱一　荄茲，引申為孩。

錢一　草根也，引申為荄茲。小咳（亦作孩）子之咳，當是由草根之荄字引申。

周二　草根也。孩童字當作荄。

茇　茇

朱一　本茇音。木根曰本，草根曰茇。

錢一　木根曰本，草根曰茇

周二　木根曰本，草根曰茇

芃　芃

朱一　古梵字，梵乃俗字。

錢一　今俗之梵字，《說文》所無，正當作芃。

周二　草盛貌，古〈凡〉「梵」字，〈凡〉「梵」乃俗字。

䔲　朱一　暘字，田不生也。暢，俗字。
朱二　暘茂當作䔲；暘，田不生也。
錢一　草茂也。暘茂之暘，即䔲之借。暘，不生也，義反。（俗作暢，非。）
周二　䔲茂非暘；暘，田不生也。暢，俗字。

⿱艹造　朱一　「湊數」之湊當作⿱艹造，湊乃俗字。
朱二　同艁、造。《爾雅·釋水》「天子造舟」，湊舟也。湊，俗字。
錢一　「湊合」、「雜湊」之湊，當作⿱艹造；湊，水流也。「天子造舟」，造舟，數舟併攏也。
引申併攏之義為副倅。湊數之湊，即⿱艹造弄。
周二　「⿱艹造合」非湊，湊，俗字也。

茲　朱一　引申為凡多益之字。稔、年皆禾一熟。茲，益也。今茲，茲，年；年，益多，故曰今茲。又引申為今字。
錢一　草木多益也，引申為凡多益之稱。今茲者，今年也，自去年言之又多一年也，故曰今茲。由上義又引申為今之義。古人以年、稔之禾熟為年，茲亦同，〈此〉〔茲〕訓「此」者，由今茲引申。
周二　草木多益也，引申為凡多益之稱。今茲即今年，自去年言之又多一年也。又引申為今字。

藃　朱一　藃【敲】。板槁（凹下）暴（凸上），不平也。
錢一　《荀子·勸學》「槁暴」，不平也，即喬起來。板凸上曰暴，凹下曰槁。槁即藃之借。
周二　槁暴，不平也。板隆上曰暴，陷下曰槁，槁即藃也。

蔇　朱一　及也。暨，臮。
錢一　《左傳》「猶懼不蔇」之「蔇」，訓「及也」，係借為臮字。
周二　蔇訓及，如《左傳》「猶懼不蔇」，蔇係臮之假。

芼　芼

朱二　《詩》毛氏訓「擇」者，「覒」之借字。

錢一　《詩·關雎》「左右芼之」之「芼」，《毛傳》借為覒。

周二　「左右芼之」當作「覒」，此假字。

嵐　嵐

朱一　旋嵐風。嵐山，古無此字，或嵐从屮作嵐兩誤傳歟？

錢一　草得風也，旋嵐風。今嵐解作山峰，古無此義，或嵐字从屮作嵐（古艸屮通），因形誤成嵐，似較是（依日本解？）。

周二　草得風貌，旋嵐風。今嵐解作山峰，但古無此字，或嵐从屮作嵐，形誤成嵐。似較是。

萃　萃

朱一　聚必有正有副。倅乃俗字，當作萃。

朱二　聚也。《說文》無「倅」（訓副），因聚必有正副，故「遳」亦有副義。

錢一　引申為聚也。聚必有正副，故引申為副。副倅之倅，《說文》無，正當作萃。（故遳亦有副義？）

周二　草貌，引申為聚。聚必有正副，故引申為副。今作倅，俗字也。

荒　荒

朱一　古無輕唇音，當讀芒。荒、蕪音近（疊韻）。引申荒大、荒唐。

錢一　古無輕唇音，荒讀如芒。荒、蕪疊韻，荒蕪者，猶言尨雜也。荒大之荒，及「荒，淹也」之荒，均當作巟；《說文》：「巟，水廣也。」荒唐？

周二　古無輕唇音，讀如芒。荒、蕪疊韻，荒蕪者，猶言尨雜也。引申為荒大、荒唐。但訓大者，似宜作巟，《說文》：「巟，水廣也。」

落　落

朱一

朱二　古絡字。圈圍之處皆作落，籬落、村落今尚作落。

錢一　今之絡，古作落。然如籬落、村落（外有圈也），今仍作落。

周二　落，今多作絡。籬落、村落，皆有圈義。

蔽　蔽

朱一　小草。茀，小。障蔽當作茀。

朱二　遮蔽當作茀。古作韍市，遮生殖器者也，引申為蔽膝，市亦作茀。
錢一　小草也。障蔽之蔽或當作茀，正當作市（遮陰也，引申為蔽膝）。
周二　蔽蔽，小草也。障蔽字當作茀。

蔫　蔫
朱一　今人稱顏色變曰蔫，或曰菸。
錢一　顏色不鮮曰蔫，或曰菸。
周二　菸也，色不鮮也。古人稱顏色敗曰蔫，或曰菸。

蔡　蔡
朱一　草丰。「蔡蔡叔」[一]當作「𥻦」，竄、𥻦音義同竅。
朱二　草丰也。蔡稱大龜者[二]，因蔡國多此物。
錢一　草丰也。草芥‖丰。「蔡蔡叔」之上蔡字，當作「𥻦」。（言放蔡叔也？）竄、𥻦音義皆同。竅，塞也；與竄、𥻦字近。蔡訓大龜者，因蔡國多此物。
周二　草丰也。

茷　茷
朱一　綪茷。讀為迫，古多借為旆。
錢一　綪茷。借為旆。

薄　薄
朱一　段解迫為薄，誤。《虢季子盤》「博」，迫也。「日薄」當作日普（日無色也）[三]。《書·益稷》「外薄四海」，溥也。「普遍」當作溥。《荀子·禮論》「薄器」，以柳條作器之稱。
朱二　相迫之薄當作博。「外薄四海」當作溥。厚薄當作泊，泊，淡泊也。凡編成之物皆可名薄，音轉為箔。〈幃〉[帷]薄（竹簾，亦用竹編）、蘺薄（亦用竹編），薄

[一]《左傳·昭公元年》：「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預注：「蔡，放也。」
[二]《論語·公冶長》：「臧文仲居蔡」。皇疏：「蔡，大龜也。」
[三]《史記·天官書》：「日月薄蝕」。裴駰《集解》引孟康曰：「日月無光曰薄」。

錢一 皆音轉為箔，又轉入麻部則轉為笆（䉤笆）。「日月薄食」當作普；普，日無色也。段解訓迫，非。《虢季子盤》「博」，迫也。「日月薄蝕」當作普；普，日無色也。「外薄四海」字當作溥；溥，大也。普遍亦當作溥。《荀子・禮論》之「薄器」者，以竹柳所作之器也。「林薄」者，樹多也。厚薄＝泊（水淺也，引申為淡泊）。「帷薄」之簾，用竹編成也；「䉤薄」同（俗作笆）。

周二 段解作「迫」，誤。《虢季子盤》「博」，迫也。「日薄」字當作普；《說文》：「普，日無色也。」「外薄四海」字當作溥；溥，大也。《荀子》「薄器」者，竹柳所作之器也。今讀為□。「林薄」者，樹多也。○「厚薄」字當作泊；泊，水淺也，引申為淡泊字。「䉤薄」非笆，笆字《說文》所無。「帷薄」亦竹所製也。○凡从甫聲字，往往轉入麻部，讀如巴。

藪

錢一 有水曰澤，無水曰藪。

周二 有水曰澤，無水曰藪。

菑

朱一 海寧陳氏說通假字，以「不」字解之，未是。傳、剚，《說文》無，皆當作菑。

朱二 《漢書・溝洫志》「椄石菑」，石椿也。

錢一 古無傳、剚二字，皆當作菑。《漢書》之「椄石菑」，打椿也。『海寧陳氏說通假字，以「不」字解之，未是。』○『』內語不明。

薙

朱一 「雉門」，《史記・四公子傳》作「夷」字。段解武斷。

錢一 除草也。《史記・四公子傳》「雉門」＝夷門（？）。除草曰薙，殺人曰夷（？）。段解非。

周二 除草也。《史記》「雉門」即「夷門」。殺盡曰夷。

薊

朱一 《毛詩》「倬彼甫田」，倬乃薊之假字。

錢一 《毛詩》「倬彼甫田」，倬乃薊之假字。

茀　朱一　茀。障蔽當从茀。
朱二　遮蔽當作茀，古作韍市。
錢一　「道多草，不可行」，故障蔽字當作茀。
周二　「道多草，不可行」，故障蔽字當作茀。○市，蔽前物也，即韍。

苾　朱二　苾【鼻】、馥同。

蕡　錢一　香噴噴＝香蕡蕡。

䕻　錢一　麗，一切之麗，草木之麗＝䕻。

荐　朱一　荐讀謝。薦居當作薦，不作荐。薦居，草居也。
錢一　薦居當作薦，作荐者非。薦居者，草居也；蓋戎狄逐水草而居也。○《爾雅・釋言》：「荐，再也。」《左傳・僖公三十年》：「晉荐饑」。
周二　薦席也。「薦居」非荐；薦居者，草居也；蓋戎狄逐水草而居也。○《爾雅》：「荐，再也。」如「晉荐饑」。

藉　朱一　《說文》無借字，古只用藉字：藉手即借手，耤田即借田。
錢一　《說文》無借字。藉手＝借手，耤田＝借田。古藉、耤通用，借貸字當作耤。
周二　《說文》無借（非真也）貸字。藉手即借手，耤田即借田。古藉、耤通用，借貸字當作耤。

苴　朱二　《說文》：「且，薦也。」
周二　凡有陳藉義者，多从且聲，如苴。

蕝　朱二　《禮記・樂記》「綴兆」，即「蕝」之假借。編纂之本字亦當作蕝；纂，組也。
錢一　《禮記》「綴兆」（行列也），借為「蕝」；亦作「⿰贅刂兆」，亦借字。
周二　《禮記》「綴兆」，即「蕝」字。何云「纂」字亦然。

茨　朱二　訓蒺藜之茨（《詩》「牆有茨」）當作薺。
錢一　《詩》「牆有茨」＝薺⊙，即訓蒺藜之茨。

蓋　朱一《左傳》：「備苫蓋」。苫，七談；纖，八寒[一]。

周二苫也。《左傳》：「備苫蓋」。苫後作纖，即今傘字。

苫　朱二《通俗文》有「纖」字，其本字當作苫。古音讀添，故「帖」字等从其音。

錢一蓋也，《左傳》「備苫蓋」。後出之「纖」（八寒），見《通俗文》，俗字也，正當作苫⊙（七談）。江北稱傘曰天，即苫字。（沾即添之正字）。

周二苫，古音如天，故即今添字，其入聲有帖字。

藩　朱一藩、屏雙聲，音轉為疊韻。《詩·采菽》：「平平左右」，《左傳·襄公十一年》：「便蕃左右」。

朱二古重唇音，讀為蹯。浙人有「藩【叛】在那里」，即屏蔽之義，乃藩之古音耳。

錢一古讀重唇，藩、屏雙聲，音轉為(?)疊韻。《詩》「平平左右」，《左傳》「便蕃左右」，皆屏藩也。又今謂躲曰藩，讀重唇。

周二藩、屏雙聲，音轉為疊韻。《詩》「平平左右」、《左傳》「便蕃左右」，皆屏藩也。

菹　錢一酢菜也。酢即醋字。

周二酢菜也。酢即醋字。

荃　朱一雪裏紅菜。

錢一雪裏蕻菜也。《離騷》之「荃」，不甚可解。

周二雪裏紅菜也。

蘫　朱一蜜餞物。

錢一蜜餞物。

周二蜜餞物。

[一]段氏七部當侵覃部；寒部則當段氏十四部。

蘱　蘱　朱二　乾梅之屬。今浙人稱「蘱菜」即是。

若　若　朱一　乃爾雙聲。

錢一　乃爾雙聲。順也＝如。○引申馬食，再引申為人食。

蓴　蓴　朱二　今又作「蒓」。

錢一　蓴無，係借為「蒓」。

茷　茷　朱一　旁有庇。庇斛、銚䤥、銚茷。

蕢　蕢　朱一　可借為塊字。

錢一　可借為塊字用。

周二　草器也，可假為塊字。

莝　莝　朱一　挫摧同。叢莝。

錢一　摧挫之挫當作莝。菆脞之脞不知何本。

周二　与摧挫字同。

萎　萎　朱二　今作餧，乃餒（殍）字，非萎義。

錢一　今作餧，即餒字。萎今作餧，今借萎為矮。

周二　今作餧，古餒字也。萎，今假作矮字。

苣　苣　錢一　俗作炬，非。

周二　今作炬。

蒸　蒸　朱二　菆，燭也。「蒸民」[一]訓眾，亦束麻（眾也）之引申。

錢一　訓眾之烝（如「烝民」）即蒸之借。因「析麻中榦」（束麻？）必叢，故引申為眾。

蕉　蕉　朱一　芭蕉，只當作巴且。

〔一〕《詩・大雅・烝民》：「天生烝民」。《毛傳》：「烝，眾也。」

錢一 芭蕉，當作巴且，用蕉者非。〇逋租，古讀プッウ[一]，疊韻字，變為芭蕉。
周二 生枲也。芭蕉字當作巴且。

⿱艹囟

朱一 即今矢字。
錢一 糞也。今借用矢字。
周二 即今作小便解之矢字。

芥

朱一 草丯、纖丯，不當作芥。
朱二 草芥當作丯，塵芥當作壒。
錢一 草芥、纖芥，皆當作丯。塵芥＝壒。芥蔕係疊韻字，不取其義。
周二 草芥、纖芥皆當作丯。心中不悦曰芥蔕（帝），係疊韻字。塵芥當作壒。

茍

朱一 茍杞之茍或作枸。茍，誠也；茍且之訓，以相反義。茍、敬从丫，非从草。
朱二 訓誠之義或為茍【亟】字，非茍字。茍且者，姑且也；茍、姑音近。
錢一 枸杞之枸當作此茍字（或作枸？）。訓誠之茍，殆茍之誤。訓茍且者，無義；（姑且，茍且；姑、茍音近。）茍且之意不知何本。
周二 草也。茍杞字或作枸。茍訓誠者，殆茍字之誤。訓且者，以反義為訓也；或猶姑且，从音而無義。〇茍、敬从丫，非从草。

菲

朱一 菲、芴雙聲，皆在十五部。
朱二 菲、芴一平一入，其實一字。
錢一 菲，芴也。菲、芴雙聲，皆在十五部，恐即一字，不過平、入之分耳。
周二 菲，芴也。二字雙聲，皆在十五部，恐即一字。

萊

朱一 蔓華或即蔓菁（大頭菜）。萊菔＝蘆菔。

[一] プッウ為日語假名記音，轉換為通用拼音，約當[pu zsu]。

荔

錢一 蔓華或即蔓菁（大頭菜）。萊菔＝蘆菔。《爾雅》之「蘴」，別是一字。

周二 蔓華也，或即蔓菁，大頭菜也。

朱二 荔枝，譯音字。

錢一 荔枝之荔，譯音也。

蒙

朱一 冡，童昏也。冡、蔑音轉。蠛蠓，小蟲也。冡童，小童也。冡蔽。

錢一 昏蒙當作冡。蒙、蔑音轉。蠛蠓，小蟲也。蒙（冡）童，小童也。《易・蒙卦》之蒙，亦當作冡。

周二 童昏也。蒙、蔑一聲之轉。蠛蠓，小蟲也。蒙童，小童也。

藻

朱一 藻或體。

萄

朱一 古人只作蒲陶，或作蒲桃，亦譯音字。後从艸。「葡」字無。

錢一 葡萄，古只作「蒲陶」，亦作「蒲桃」；漢時自西域來之果。萄，義別，俗誤用之。

周二 艸也。葡萄，古人只作蒲陶，後从艸作萄。葡，《說文》無。

更造為「葡」字，甚謬。

薔

朱一 薔【設】。今作「薔薇」，荒謬。今之薔薇乃蘠之屬。

錢一 音嗇。今用作薔薇字，謬甚。今之薔薇，殆近古之蘠。

周二 蓼類。今作薔薇字，大謬。

荼

朱一 《爾雅》：「檟，苦荼」，即今茶字。荼、茶魚麻韻近。三國孫皓、韋昭傳「荼荈」[一]，故吃茶起於三國。茶，俗字；當作荼。

朱二 古無茶字，只有荼字。古無麻部，故音徒，後轉入麻部，乃讀茶。《詩》「有女如

[一]《三國志・韋曜傳》：「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常為裁減，或密賜茶荈以當酒。」

茶」，訓曰：「柳絮也」。

錢一《爾雅·釋草》：「檟，苦荼」，即今之「茶」字。荼、荼魚、麻韻近，古無麻，正音塗。《三國志·韋昭傳》：昭不飲酒，孫皓飲以荼荈。故飲茶始于三國。茶即荼之俗字。

周二《爾雅》：「檟，苦荼」，即今茶字。荼、荼，魚麻音近。《三國志》：韋昭不飲酒，孫皓飲以茶荈（尺兖切，茶之老者）。故飲茶起於三國。茶係荼之俗字。○《詩·鄭風·出其東門》「有女如荼」字，柳絮也。

蘇

朱一音轉皤。

蓬

錢一《漢書·武五子傳》「頭如蓬葆」者，係蓬亂也。

葆

朱二「羽葆」，旄。

錢一「羽葆」者，旄也，形與葆亂近。

茸

朱二茸，从艸从叢之或體。

草

朱一草斗。艸，正字，今作草；而草斗作皁。而皁隸，古尚未賤視，《周禮》「卧造士」，漢人稱領造士曰「大上造」，皆無賤意。今皁、草相亂，古人稱造次或曰草次，草創或曰造創。惟皁俗字可作早，蓋草作早已古耳。

朱二象斗、橡斗＝樣斗。皂者，俗字。皂隸，後以為衣黑衣，故稱。

錢一艸木字今借用草，而別造皁字為草斗之用。皁隸，即古之造士（《王制》），新入内而未為官者曰造士。秦爵有大上造，同。蓋古人不輕視皁隸也。草、造古通，故草創＝造創，造次＝草次。皁係俗字，可作早，蓋古者草、早可通也。

周二造次＝草次，草創＝造創。今草、皁相混，古草、造相通。古之造士即今皁隸之類，蓋古人非輕視皁隸也。○艸木字今假用草，而別造皁字為皁斗之用。秦之「上造」與「造士」同。皁係俗字，可用作早，蓋古者草、早可通也。

蓐部

蓐 朱一 厚也。「蓐食」者，厚也〔一〕。蓐（被褥）亦厚。藉與蓐同義，亦有厚意。

錢一 厚也。「蓐食」者，飽食也。藉、蓐皆有厚意（因褥子厚也）。

周二 厚也。「蓐食」者，好好既一等也〔二〕。

茻部

茻 周二 草茻非莽，莽乃鹵莽也。

莫 朱一 今作暮，最無理。既从茻中日，又加日字，豈有此理？漠、寞皆起於莫。

朱二 莫假為無，又假為毋。《論語·述而》「文莫吾猶人也」，當為忞慔之假字。

錢一 今俗作暮，最為無理。莫中既从日，而復加日字于下，緟複無理，不合六書。漠、寞皆莫之孳乳字。亦借為無。禁止之莫＝毋。文莫＝忞慔。

周二 日且冥也。今暮字不合六書，以从二日也。漠、寞皆莫之孳乳字。〇「文莫」即「忞慔」，勉勵也。《論語》：「文莫吾猶人也」。

莽 朱一 鹵莽。草莽當作茻。草多密茂曰莽，浙人俗語有「密莽」一語。

錢一 此鹵莽之莽。草莽當作茻。《漢書》之「莽若雲」，亦即茻字，今曰「稀茻」。

〔一〕《左傳·文公七年》：「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王引之《經義述聞》：「食之豐厚于常，因謂之蓐食。」

〔二〕「既一等」疑有誤，其意為「吃一頓」。

第二篇上

小部

少 少 錢一 丿非聲，乃指事。

尐 尐 朱二【則】

八部

八 八 朱二 段氏謂「八與人」，當為「把」之誤。

尒 尒 錢一 入、尒雙聲，在形容詞之下者如「鏗尒」、「莞尒」等，不能謂之「詞之必然也」。

周二 「莞尒」、「鏗尒」不能云「詞之必然」。

曾 曾 朱一 乃，古讀仍，故通。

朱二 後作怎。曾經當作嘗，雙聲，故轉用耳。

錢一 古乃讀如仍，仍、曾同部，故曾得訓乃。曾訓嘗，雙聲假借。曾祖、曾孫之曾，即層字之借。俗作怎。

周二 古讀如仍，仍、曾同部，故曾訓乃。曾、嘗雙聲相假借，何曾，何嘗也。曾祖、曾孫字即層字。（今作怎）。

尚 尚 朱一 儻，《說文》所無。《漢書》「黨」，庶幾也；乃尚之假。

朱二 庶幾。「余尚〈或〉得天下」，今作倘字。高尚乃上之假借。訓主者，漢有尚方、

尚書、尚值等，皆掌之假字。「尚公主」之尚，又訓當。《司馬相如傳》：「使女轉尚司馬長卿」、「尚公主」，尚皆訓配，即當也。

錢一 訓庶幾也。《說文》無儻字，《漢書》作黨，黨即尚字之借（庶幾之訓），曾也、尚且也。高尚‖上。《周禮》借為掌，訓主。漢之尚方、尚食（值）、尚書皆借為掌。「尚公主」及《司馬相如傳》之「使女得尚司馬長卿」，諸尚字皆訓配，即當也，皆借為當（惧不得相當也）。

周二 《說文》無儻字，《漢書》作黨。尚，一訓庶幾，黨乃尚之假字也。○《左傳》：「予尚得天下」，即作庶幾解。漢時又為掌字之假，如尚方、尚食、尚書。「尚公主」之尚，當也，配也，如「使女得尚司馬長卿」，「惧不得當也」。

㒸

錢一 今皆借遂字為之。

詹

朱一 《爾雅》詹訓至。古用為撍，《易．豫》「朋盍撍」——聚。又用為占，「詹尹」是也。

朱二 《楚辭》「詹尹」亦訓占。

錢一 《爾雅》詹訓至，義與撍（《易》「朋盍撍」）同。（詹、撍雙聲），有聚集意(?)。「詹尹」為占之借。

周二 訓至者當與撍（《易》「朋盍撍」，撍，速也）同，有聚集意。「詹尹」字即占字。

介

朱一 一個稱介，古當作个，个、介音近。

朱二 《漢書》「介人之寵」（介訓恃）。介紹、介特（一个、二个）皆可稱介。一介或為个之假借。

錢一 介特（一介臣、一介行李）係个字之借。「介人之寵」、「欲介使者權」，恃也。

閒、介雙聲，閒介當作丯（？）【一】。

周二　介特字假自子字。閒、介雙聲。

八

朱一　《說文》本有八字，段氏以為此乃兆字，恐非。

朱二　當作別。段改為兆，非。

錢一　分別之別當作八（上下有八）。刐，切肉也。段氏謂八即兆字，恐非。

周二　今兆字。分別之別當作八，剮，切肉也。段氏謂八即兆字，恐非。

公

朱二　平分。稱公侯，發聲詞。君、公雙聲。

錢一　公婆、公侯，皆發聲詞，無正字。君、公雙聲。

必

朱一　此疑即古文八字。一、二、三皆从弋，故八亦可从弋。

朱二　即八字。八、必、分、兆（別）意同。从八从弋，猶一、二、三从弋同。

錢一　一、二、三，古文从弋，作弌、弍、弎。必从弋从八，故必當為八字之古文。八，別也；必，分極也，義亦相同，因分極引申為必定。

周二　一、二、三古文作弌、弍、弎，故必當為八字之古文。八，別也；必，分極也。義亦同。

余

朱一　余、舒音近。《孟子·滕文公》「舍皆取諸其宮中」，舍即余。

朱二　（舒从舍聲），後轉入麻部，稱為「咱（舍）家」（《水滸傳》）。

錢一　「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之舍字即余之借。余，殆籀文余字。

周二　从舍省，故「舍皆取諸宮中而用之」，舍字即余字。

【一】《左傳·文公六年》：「介人之寵，非勇也。」杜預注：「介，因也。」《史記·南越列傳》：「乃置酒，介漢使者權，謀誅嘉等。」裴駰集解：「《志林》云：介者，因也，欲因使者權誅呂嘉。」《莊子·田子方》：「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成玄英疏：「介，礙也」；《說文》：「丯，艸蔡，象艸生之散亂也，讀若介。」則介與丯均有散亂、閒礙意，故章云兩字通。